●歌を忘れた偶像

==
WHITE ALBUM 2 歌を忘れた偶像
白色相簿2 歌を忘れた偶像
==

作者：丸户史明
插画：中村毅
出版：Leaf/AQUAPLUS
翻译：lx_axz

相关信息：

此文乃是2011年12月22日Leaf发售的PC游戏《WHITE ALBUM 2》初回限定版同捆的小说的译文，主要讲述IC和CC间空白三年的故事。

序章　一个月后的，那个女孩

　她在入学典礼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家视线的焦点。

　那年春天，突破了中等程度难关以后可喜可贺地进入了峰城大学政经学部的男子新生们，由于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那名兼备偶像等级的美貌与可爱与气质的女孩子的存在，而对从今以后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
　而只知道附属学园祭的“传说”的他们…在那个春天，那些迎接这名学妹到来的在校学长们，每当在校园里与她擦肩而过时，就会被她吸引注意力，会因为她的接近而欢喜，然后开心地说着各种她的绯闻。
　然后，那些从附属直升上来的人们…再次和她进入同一间学舍的原同级生们，在感谢幸运之神的同时，对于她那种如一年前一般对谁都露出温和微笑的偶像的态度，也感到了一丝困惑。

　难道她不是和那家伙在交往吗…？

　“她”的名字，是小木曾雪菜。
　是连续三年当选峰城附属小姐的，数百人心中的“传说中的歌姬”。

第一章　一年后的，那首歌

「对、对不起。我现在很赶」
「别这么说嘛，不能重新考虑一下吗小木曾？」
　第四节讲义刚结束，教室里就充满了刚从今天的事务中解放出来的学生们的喧嚣。

　在那大家都已放松了的环境中，想要马上穿过人群离开教室的雪菜，却依然因为一名男学生的纠缠而未能成功逃脱。
「但是，离峰城祭已经只有一个星期了…」
「只要一首歌就行了！　那样的话，只要一起练习两三次就没问题了吧？」
「我可没有聪明到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准备好啊」
　于是她只能露出那种面对难缠的男生时惯用的表情，在稍微倾斜着头显得有些为难的同时，露出足以使鲜花绽放的微笑。
　…其实，她正因为视线无法捕捉到早已离开了教室的“他”的背影而焦急，但脸上表情依然没有丝毫破绽。
「没关系的，你选你能唱的歌就行了，我们来配合你」
「不行，这样还是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对不起…」
　然后，她再次一边露出温柔的笑容，一边轻轻地摇着双手，用身体语言表示『十分抱歉，我只能拒绝』。
　进入大学以后已经差不多过了半年了，然而雪菜的这种表情几乎从来没有走形过。
　也就是说，这是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被各种男人以不同的理由搭讪的证据，但是如果要再加上一条的话，这也是她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从来都没有露出过“本性”的证据。
「那么，去年你在附属祭唱的『Ｗｈｉｔｅ　Ａｌｂｕｍ』如何？」
「哎…」
　但是，虽然刚刚才如此介绍过…
　雪菜的声音突然有些嘶哑了，她那一如既往的温柔谦逊的态度出现了裂痕。
「或者『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ｙ』也行。这两首我们都马上就能弹」
「………」
「其实，在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我还丢下了自己的店子，特意跑去看了啊」
「这、这样啊…」
　不只是声音，连那暧昧的微笑也开始逐渐地崩溃，但是眼前那一心只想攻陷她的男生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更想让你唱那首歌」

「那首歌………是指」
「就是你在附属祭最后唱的，那首原创的…」
「那是…」
　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到，在那个瞬间，覆盖在她脸上的假面已经开始一块一块地脱落…

「好～了到此为止～」
「什…」
「啊…」
「那么随便地跟不认识的女孩子搭话可是会被讨厌的哦，学长？」
「我、我唯独不想背你这么说啊饭塚！」
「嗯嗯，我明白我明白。我刚才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我唯独不想被你这么说啊依绪」
　但是在那个瞬间，由于十分了解她的二人组的及时介入，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察觉到她的突变。

「每次都麻烦你们真是抱歉啊，武也君、依绪」
　几分钟后，在政经学部附近的咖啡店里，雪菜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对制止了那名男学生，或者说自己的暴走的两位友人表示感谢。
「不过你那爆棚的人气还真是一点没减退啊。只可惜这情况一点都让人羡慕不起来」
　水泽依绪一边小口喝着冰咖啡，一边用自己一如既往的态度将雪菜的话题从道歉上拉开。

　她那与短发十分相衬的，连男生都相形见绌的直爽豪放的态度，依然和附属时代一模一样。
「这已经是第五队人了吧？　你都已经收到半数参加表演的乐队的邀请了啊」
　一边往红茶里倒着牛奶的饭塚武也，露出了与其他女孩子在一起时不一样的表情，略有些无奈地称赞着又更新了的小木曾雪菜传说。
　他有着让女生都自愧不如的纤细体型，以及茶色的碎发。而那符合他轻浮外表的恶评，也比附属时代更上一层楼了。
「…我也搞不懂啊，真的」
　这就是对于在所有学年的男生女生中都有着极大人气的雪菜来说，最小、但也是最重要的社交集团『四人组』中的两人。
「果然连续三年斩获峰城附属小姐的金字招牌依然健在啊。当然不止是招牌，魅力也健在」
「一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轻松摘下真正的峰城小姐称号了啊…如果你参加的话」
「不可能的啊，像我这样的…」
「雪菜，你那叫傲慢」
「哎？　啊，那个…我是说我根本没想参加，所以前提上就不可能…」
「嗯，这个说法还算可以接受」
「别欺负她了，依绪。即使她那自以为有所顾虑的谦虚在其他女孩子听来完全就是挖苦，但是雪菜妹子自己还是有一半是认真的。虽然这反而很恶劣」
「那，那个…我觉得武也君也完全是在欺负我啊」
　两人的挖苦也实在无可厚非，毕竟在成为大学生以后，雪菜的人气从来就没有下降过。
　在刚入学的时候，就接连不断地有人闯入还在进行新生指南的教室中劝说她加入自己的社团活动，短短几天之内她的名声就已经超越学生们的圈子传到了职员们的耳中。
　在这些骚动刚刚平静下来之后，等到黄金周一结束，马上就有峰城小姐竞选的实行委员们为了在六月进行的第一次预赛而每天都来当说客。
　在终于摆脱了关于参加预赛的纠缠之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有不少乐队开始为了在暑假第一天进行的野外演奏会而围绕着她展开了主唱争夺战。
　然后现在，战场又转移到了下周马上就要开始了的大学祭演唱会的主唱争夺上。
　…顺带一提，同时期进行的峰城小姐竞选正赛，也因为『声明不参加的小木曾雪菜的错』而缺乏看点，导致评价十分惨淡。
「不过，即使如此依然不会被同性讨厌的雪菜也真是了不起啊。和某个学妹真是有天壤之别」
「话说回来，政经的大正浪漫咖啡店怎么办啊？　舞子她们好像依然没有放弃啊…依然想要拉“某两人”加入」
　至于咖啡店为何会选定这个主题，大家也一致认为是她（们）在去年附属祭的功绩，或者说功罪，实在是太惊人了。
「毕竟你的防守实在太坚固了，连误会的机会都不给别人啊。和某个把乐团所有成员都骗到手的女主唱真是太不一样了」
「一碰到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就华丽地随口带过吗，真是洒脱啊你」
「某乐队成员童鞋不都已经随口带过两次了吗？」
「啊哈哈，你们另个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和你们一起总觉得好安心」
　听着他们两人那毫不客气到了让人丝毫不觉得这是在男女之间进行的对话，雪菜不禁露出了微笑。
　那份表情，不同于刚才在教室里展示的对外的笑容，是打从心底里感到安心而自然流露出来的。
　成为大学生以后，虽然雪菜的交友面比附属时代更广了，但是直到现在，她依然只会对他们两人露出这种表情。
　对，就算算上家人也一样…
「我也还是和以前一样…真的，一点都没有变。我就是无法改变」
「………」
「………」
　…所以，只在他们两人面前，她才会情不自禁地吐露出这样有些昏暗的真心话。
「啊，那家伙啊，他又有新的临时工作了」
「…这样啊？」
「这次是补习班老师啊。而且还是那种为了进峰城大而设立的」
　于是，武也略显唐突地改变了话题。
「哎～，我如果参加普通考试的话绝对考不上<R峰城大|这里>啊」
「真是的，打工都要突然就找这么难的」
「那家伙怎么就这么喜欢给自己找麻烦呢。而且他肯定也没有放松课业，依然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上吧？」
　但是依绪她也明白，这并不是单纯的话题转换，武也是别有用心的。
「所以他最近一听完讲义马上就回去了吧？　他好像每次都比补习班的所有学生都到得早啊」
「是吗，这样啊…真是像春希君的作风啊」
　即使不用看雪菜现在的表情，他们也知道她对“那个人”的话题是多么的饥渴。
「这已经是第几份临时工了？　还有餐厅和便利店吧？」
「还有网络咖啡店，所以是四份。基本从傍晚一直忙到深夜」

「在此之上讲义从不缺席报告从不欠缴考试全都过关…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啊？」
「所以说呢，因为这些，那家伙真的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他并不是在避开雪菜你…」
「我知道的。这种事情，我还是明白的…」
「雪菜…」
　因为他们知道，就在刚才，雪菜正打算拼命去追赶迅速离开了教室的春希的背影。
「你们最近有聊过吗？」
「没有，这一个月左右完全没说过话」
「电话呢？　短信也没发？　春希也不发给你？」
「没有啊…不，不可能做得到啊，我们两个都一样」
　在同一个政经学部同是一年级的两人，不要说短信和电话，如果真的想的话，每天面对面谈话都是可以的。
　话虽如此，对于连春希的电话号码都不敢去碰的现在的雪菜来说，就算他坐在自己身边，自己向他搭话，接下来的展开，她能否想象得出都成问题。
「也就是说，到头来雪菜你一点都没有前进吗。就这样下去真的可以吗？」
「那…」
「没可能那么快啊。依绪你也明白的吧」
　半年前，春希…
　那本应是顽固的班长的他做出的事情，让这个表面上是偶像其实非常家庭化而且喜欢恶作剧的她的心受到了重创。
「那你不如放弃吧？　不要再去追他了」
「…」
「我说你啊，这种话…」
「那本来就只有诚实是优点的春希，现在连那份诚实都扔掉了，这样的他还有什么价值…」
　那次背叛，无论是对于他的朋友，还是她的朋友…或者是对于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的她的朋友来说，都是无法原谅的事情。
　即使如此…
「是我不对」
「我说雪菜啊」
　雪菜依然不认同他们两人对春希的批判。
「是我把春希君逼入绝境的。是我让和纱走投无路的」
　现在不在这里的她已经消失不见，这种观点她无法认同。
「是我把他们两人拆散了」
　而且，她也无法原谅自己。
　即使因为事情无法改变而叹息，她也无法选择忘却。
　雪菜至今依然彷徨在那丝毫没有希望找到出口的迷宫里。
「但是，还是谢谢你们两个。能为这样畏畏缩缩的我担心」
「因为…我们是挚友吧？」
「是吧？」
「真是抱歉…」
　那份温柔，其实也让雪菜感到一丝心痛。
　因为，雪菜内心真正当作挚友的，其实只有一个人。
　直到去年为止，无论是依绪还是武也，在她心中，都比『三人』要低一个等级。
　但是他们连雪菜这样的傲慢也包容于心，依然像这样和她在一起。
　即使在『三人』中的两人已经失去了的现在，也依然像这样和她在一起。
「对我来说，已经只剩下你们了」
　对于雪菜来说，他们是已经胜过了朋友的存在。
「呃，嗯，能被你这么说我也很高兴啊，不过，雪菜你也应该再多交一些能说真心话的朋友吧？」
「说的是啊，女生的朋友只有依绪的话那真是噩梦啊。我一直在担心这家伙的毒舌会不会传染给你」
　而正因为他们是胜过朋友的存在，所以他们才明白。
「你性格还真是好啊…一直卖乖掩盖着这性格真是太可惜了」
「我也很担心这个一边满怀笑容地说话一边毫不在意地在桌子底下踢人的坏习惯是不是会传染给雪菜妹子啊」
　他们明白，现在的雪菜并不幸福。
　为了支撑现在的雪菜，自己必须要比朋友更进一步才行。
「如果雪菜你能敞开心扉的话…肯定会交到能够真心欢笑，真心争吵的朋友啊？」
「是啊是啊，就算是女孩子也有很多想和雪菜你变得更要好…」
「不行的。这样的我是不行的」
　而他们也明白…
「连我自己都很讨厌的，这样的自己…」
「…」
　即使已经如此努力了，但是自己还是不足以取回雪菜那发自内心的微笑。
「这样的我，大家到底会喜欢我哪一点呢」
「总是挂着虚伪的笑容，无论对谁都不说真心话」
「不论是真心的笑，还是真心的生气，都做不到。我只是个胆小的骗子」
「简直就像接客的店员一样」
　雪菜，已经变了。
　在半年前，那飘雪的机场里，她变了，变得甚至让人感到悲哀。
「早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话，真不应该参加学园祭的演唱」
「雪菜…」
　无论对雪菜来说。
　还是对雪菜周围的人来说，这都只能用不幸来形容。
「我真不应该去屋顶的」
「怎么能这么…」
　但是，雪菜…
「真不应该，去听Ｗｈｉｔｅ　Ａｌｂｕｍ的啊」
「…」
　却由于这个原因，变得更美了，美得让人毛骨悚然。

　雪菜，她变了。

　她那不时流露出的略带哀愁的表情，不要说身为男性的武也，就连同性的依绪也几乎被她散发出的妖艳而魅惑。
　现在的她，不停地在偶像般的少女，和演员一般的女性之间切换，在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将对方玩弄于鼓掌之间。
　如果不知道雪菜本质的人，跟她有近距离接触的话…
　而这也正是想要不起眼的埋没于人群之中的雪菜，反而比附属时代更引人注目的理由。
「我回来了…」
「欢迎回家～，今天很晚啊」
　雪菜打开客厅的门，就听到了最近熟悉的，由弟弟孝宏那散漫的声音和格斗游戏夸张的效果音组成的合奏对她表示迎接。
　今年年初，那只花了两个月就一举取得希望极其低微的峰城大附属录取资格的努力和才能的闪光，早就消失不见，只剩下了这个从入学到现在都一天玩到晚的身影。
「妈妈他们呢？　已经睡了？」
「嗯～，刚才好像往卧室那边去了…」
「是吗，那我也洗洗睡…」
「雪菜」
「啊…」
　在听到孝宏的话而刚刚放心的瞬间，昏暗的厨房里突然亮起了灯，同时出现的是穿着睡衣的父母的身影。
　他们的视线，就和雪菜在到家前所害怕的一样，混杂着担忧和责备和安心，让雪菜如坐针毡…
「回来的真是晚啊」
「因为久违地和依绪还有武也君去喝了一顿」
「这样啊，和那两个孩子在一起啊。那样的话…」
　听到雪菜的话，母亲露出了放心的表情，并不是对着雪菜，而是对着自己身后。
　仿佛比起自己放心，她更希望让别人放心一样…
「等等，雪菜」
「老公…」
　但是到头来，这个计划还是落空了，父亲那严厉的视线依然注视着雪菜。
「我有联系过你们吧？　我说过不用为我准备晚饭了吧？」
　雪菜就像是要挡开那视线一样，在被提问之前就开始罗列借口。
　但是这种行为，就像自己已经认同了自己不对一样…
「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半」
　也就是说，她早就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傍晚你给你母亲通电话的时候，好象是说的九点回来吧」
「那个时候本来是打算吃完饭就回来的，但是聊得太开心了…然后就顺势说好了接下来再去喝一顿…」
　这个借口完全不是谎话。
　在讲义结束以后，他们谈话的地点从大学的咖啡店转移到了餐馆，然后又被依绪他们接连带到了酒馆以及酒吧，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最后一班电车已经走了。
「计划有变的时候就要联系我们啊。大家都很担心你啊」
「那是因为…只是忘记了而已啊」
　这个借口，也完全不是谎话。
　因为，那份快乐实在是久违了。真的已经快乐到忘了时间的地步。
　无论是依绪还是武也，也许只是因为担心雪菜太消沉而邀请了她。
　但是，直到刚才为止，三个人一起度过的几个小时，雪菜相信，他们两人也是打从心底里感到开心。
　…因为，雪菜也是真真正正地觉得开心。
　快乐是会传染的。
「下次我会注意的。没问题了吧？」
「给我等等，雪菜。话还没有说完」
「晚安」
　那可不行，对于雪菜来说，她无论如何都想要结束这个对话。
　那并不仅仅是因为讨厌接下来要开始的说教，更是因为她想要保持现在这份愉悦的感觉。
「真是的，父亲你也真是不懂风趣啊。你也稍敏锐一点啊」
　在雪菜单方面结束对话刚准备逃离走廊的时候，弟弟在这嫌晚不晚的时候开始了援护射击。
「大家一起去喝一顿什么的只是幌子而已啊。肯定喝到一半就两个人溜出去卿卿我我去了」
「孝宏！？」
　但是，这名为援护射击的行为，其实却是将雪菜卷入其中的地雷。
「难道不是吗，水泽学姐和饭塚学长……那不就是掩盖北原学长的伪装而已嘛」
「不要说多余的话！」
「明明是姐姐瞒着重要的话不说啊。事到如今了还害什么羞啊」
　孝宏的手依然没有离开游戏手柄，大概，他只有不到一半的意识是在这个对话上。
　但是，雪菜却因为这种随口说说的猜测，而动摇到了紧咬嘴唇，逐渐失去了冷静的地步。
「是真的吗？　雪菜」
「怎么可…」
　怎么可能是真的。
　因为，和春希已经几乎一个月没有说过话了。
「我觉得，北原君在这方面应该是很理性，很靠得住的人才对啊」
「所以说，不是那样…」
　这都是假的，春希没有理由被责备的。
　何止是理性，他根本连碰都没有碰过我。
　两个人单独度过，这种要求，他绝对不会对我说的…
「最近没怎么见过他，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是不是成了大学生以后有些变了」
「～！」
　只有这一点，既不是谎话也不是借口。
　已经变了…
　春希，已经变了。
「带着年轻的女孩子玩到那么晚…」
「……是我说的」
「什么？」

「是我对春希君说的，要他绝对不要和你们联系」
因为春希他已经变了…和雪菜一样。
「虽然他也有些担心，说要跟你们联系，但是我知道父亲肯定会反对的…」
「雪菜，那是什么意思…」
「父亲！　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啊？　每次稍微回来晚一点就要征求父母的许可也太不像话了啊！」
－－到底在干什么啊。
我到底都在干些什么啊…

「你在说什么啊，那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
「一点都不普通啊，我问过其他的女孩子了，像你们这样罗嗦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啊？」
「别人家是别人家，我们家是我们家」
「你说的话很奇怪啊。先说这很普通，又不许我和别人家比，太矛盾了吧！　那到底是跟什么比很普通啊！」

－－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我没有理由要反抗父亲。我没有理由要这样任意妄为。
「雪菜！　不要想用这种歪理来瞒混过关…」
「总之！」
「什…」
「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我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的！」

－－因为，这明明是骗人的。
什么和他在一起，什么两人独处，那种现实，明明不可能存在。

「那个，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已经是大人之间的关系了？」
不知何时，孝宏的目光已经离开了游戏，以动摇的眼神看着雪菜。
「是啊！　但是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我们两人都不是在玩，都是认真的，所以没理由被你们担心也没有理由被你们反对啊！」
「…那个，你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做弟弟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啊…」
－－为什么你们会相信？
这单纯只是随口说出来的，不可能实现的“梦”。
这只是半年前在心中描绘的，成为了不孝顺的坏女孩的我的妄想。
为什么，你们要相信呢…？

「真是的，好不容易开开心心地回来了，现在全都白费了…我去洗澡了！」

「等等，给我站住，雪菜…」
这已经是极限了。
雪菜慌忙地转过身，保持着那蛮不讲理乱发脾气的任性女儿的形象，逃进了浴室。
「啊～啊，胆子已经越来越大了啊…」
随着走廊上传来的那带着怒火的脚步声，以及浴室门被猛地关上的巨大声响，小木曾家的人终于被叫回了现实。
「都亲热了一年了肯定会变成这样啊…你也差不多该做好觉悟了吧？　父亲」
「什么觉悟啊！？」
「………」
看着父亲那闷闷不乐，却又有些寂寞的表情，弟弟只能一边苦笑一边叹息。
「母亲，怎么了？　那样呆站着」
「啊，不，没什么」
至于刚才一直都在无言地看着雪菜的各种表情的母亲…
「没什么…先当是这样吧」
在离开时候，眼角滑落的水珠的意义，现在还无从得知。
「…啊，啊哈，啊哈哈…」
沐浴在那足以让身心都冰冻的冷水之中，在那杂音之中，雪菜终于得以将自己从那抑郁的思绪中解放出来。
盘旋在脑海之中的，仅仅只剩下自我厌恶而已。
那是因为自己亲手将那难得的快乐破坏了。
因为自己已经对家人都可以轻易地说谎了。
而且，也因为那谎话的内容。
还因为，现在的自己，为了保持自我，除了伤害自己以外，已经别无他法。
「啊哈哈…啊哈哈哈哈…」
雪菜，又变回了一年前的雪菜。
变回了那个一直都处在众人的中心，却又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的，那个“小木曾同学”。
「骗子…我这个，骗子」
不，和一年前稍微有一点不同。

现在的雪菜，已经无法忍受自己继续当以前的自己，而不断地憔悴，受伤，心也逐渐变得空洞。
一星期后…

「怎么回事？」
「所以说啊，几个本不可能犯的错误以几乎不可能的概率一起发生了啊」
「…那还真是不可能啊」
在刚起床的时候接到的电话，听到的依绪的第一句话，就显得她很激动，也显得有点走投无路，还显得不得要领。
「<R政经|我们>的大正浪漫咖啡店，直到今天早上依然处于准备非常不充分的状态，完全没有希望赶在十点开店啊」
「…现在，几点？」
「已经过了六点了」

「几分？」
「差不多十五分」
「几秒？」
「…你睡醒了吗？」
「呼啊…」
　今天，是峰城祭的第一天。
　大学祭的期间也就意味着在学业上是休息日，所以在这个寒冷的早上，本应在温暖的被窝中度过的雪菜，由于那还没有完全清醒的头脑以及突然在寒冷中颤抖的身体，只能做出那让人不明所以的回复。
「总之就是因为是这种事态所以开始动员了。想到谁就叫过来。说着说把全员都叫过来」
「这样」
「如果自己社团有活动的人还是只能放弃了，但是如果是私事的话就视情况强制召唤」
「…这样」
「至于准备在家睡到中午的人就不用说二话了」
「………哈」
「别发出那么厌烦的叹息声啊。你以为打电话给你的我现在很高兴吗？」
「抱歉，辛苦你了依绪。但是要接客的话，我…」
「我知道的。我们两个都不想再重复那个恶梦了啊」
　在捏他来源的去年附属祭的时候，在第一天和第二天被当作王牌而遭殃了的两人，对于这种ＣＯＳＰＬＡＹ店员会被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视线注视着这种事，已经充分切身体会到了不想再体会的地步。
「我们是后勤部，厨房，做点心的！　就算是这些雪菜也是贵重战力哦？　所以代表哭着求我叫你了…」
「那样的话…算了，没办法啊」
「谢谢，雪菜！　我会记恩的！」
　以前，受到同学部的朋友三顾茅庐三次低头邀请却三次让他们失望的雪菜，在大家都以为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却还是显得有些不情愿地答应了。
「但是我绝对不接客哦？」
「我知道的啦～」
「如果骗我的话，我绝对不原谅你哦？」
「我对天发誓。绝对不让你ＣＯＳＰＬＡＹ！」
「…我知道了，什么时候去比较好？」
「炊事班大概在九点半左右才能做事，那个时候在六号馆前集合」
「了解。那待会见」
「等着你哦～」
「………哈啊」
　不急不忙的挂断了那喧闹的电话之后，雪菜再次吐出了不愉快的叹息。
　虽然不愉快的原因之中也有对于在休息日的早上被突然叫去做事这种不讲理的气愤，但更多的还是因为想到接下来就要接触到的节日的喧嚣而感到的苦闷。
　其实，自己是一点都不想参加大学祭的，哪怕一天也是。
　因为，自己已经能够想象到了。
　在那快活吵闹不拘礼节的氛围中，比平时更开放的人们会以更亲热的态度来接待自己。
　自己用『那天有事…』而拒绝了邀请的人们，如果在现场碰面了，那该有多么难堪。
　而且，学园祭…不，大学祭，会唤醒各种各样的记忆。
　那像梦幻一般，却又像恶梦一般的回忆…
「好了」
　雪菜打断了对痛苦的记忆的回溯，再次把视线朝向了闹钟。

然后在确认了还有三个小时的空余之后，她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想去准备早饭而将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

在以手顶着额头的姿势思考了一瞬间之后，马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开始在梳妆台中搜索了起来。
　再过了三小时后…

「怎么回事？」
「所以说啊，本来不可能犯的错误都几乎不可能一样顺利地解决了啊」
「依绪！」
　刚果九点半会合的时候，听到的依绪的第一句话，显得她很冷静，一点都不慌张，但是依然不得要领。
　以雪菜的理解来总结一下她说的话，就是所谓完全没有准备好赶不上十点开店的情况，只是人们在传话的时候夸张出来的情报，其实只是『还想要一两个人来帮忙』这种程度的麻烦而已。
　然后，那种程度的人手的话只要依绪和另外一个人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所以她们动员过来的人现在可以就此可喜可贺地解散了。
「啊～真是抱歉啊雪菜。所以呢，你现在就自由了。辛苦了～」
「………」
「…别用那么可怕的表情盯着我看啊。我不是在道歉嘛」
　雪菜并不是因为依绪那错误的推测而导致的错误的行动在生气。
　只是，她完全不相信依绪那无济于事的解释。
　要说为什么的话…
「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武也！」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春希。意外灾害没有发生不是很好嘛」
　到头来，由于他们的错误理解而叫出来的人，包括自己在内只有两个而已。
「问题不在这里吧。你把我…」
「我没有骗你，没有骗你哦！　这只是个不幸的误会」
「谁信你啊，那种事…」
　从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那是即使面对老师也会毫不在意地据理力争的不懂通融的声音。

　不论被拜托什么都会任劳任怨，但是却一定会埋怨的声音。
　即使因为羞涩而转过脸，也会从正面传达自己心意的声音。
「…」
　所以雪菜，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无法转身面对那个方向。

「…抱歉啊，雪菜？　但是除了这样别无他法了」
「哎…」
　依绪将嘴贴到雪菜耳边，以那边的男生们听不到的声音低语着说道。
「我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对你来说是一柄双刃剑」
「依绪…」
　面对从正面注视着自己的依绪，雪菜也回以同样的视线。
　准确的说，是对着她瞳孔中映出的自己。
「但是，这是必须要走一次的路啊？　如果总是逃避的话，那无论多久也不可能放下包袱，或是变回以往那样啊？」
　在那张脸上浮现出的表情，是强烈的不安、焦躁、孤独、以及恐怖。
「…所以，放开赌一次吧？」

「…」
　另外，还有些许的期待，以及…
「好了，就是这么回事，接下来就随你们两个喜欢吧」
「是啊是啊，既可以按原计划去打工，也可以回家睡回笼觉」
「当然了，好不容易来了，随便逛逛也是好的。毕竟是一年一度的学园祭哦？」
「啊，今天有屋外演唱会哦，在主会场」
　武也和依绪慢慢地远离着雪菜他们，倒退着朝六号馆中逃去。
　每当策划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两人的配合总是天衣无缝。
　…完全看不出他们之间是有着和“这边”的两人类似，却比这边更长更复杂的历史。
「总之之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判断了，走吧依绪」
「啊，嗯…那再见了雪菜。还有春希」

「啊…」
「喂…」
　然后，“这边”的两人，对于那边两人无比默契的配合束手无策，最后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校舍前。
「………」
「………」
　四人变成了两人，持续到刚才的喧嚣突然中断，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那个地方并不只属于他们，而是公共场合
　在正常开场时间的三十分钟前，为了各种准备而奔走进去的学生们之中，在入口附近呆呆站着的两人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大家注目的焦点。

「好久，不见」
「啊，嗯…」
「………」
「………」
　即使如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总是对别人说『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男生，和总是『不想太显眼』而尝试埋没于人群中的女孩子，依然占据了周围那些又觉得好奇又嫌他们碍事的人的视线。
　之后，在学园祭之前充满了高扬感的喧嚣的校内漫步的十分钟，对于两人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时间。
「久违，了啊」
「嗯…」
　证据就是，两人说的台词，和十分钟之前几乎完全一样。
「………」
　雪菜之所以什么都没说，是因为她的心思已经完全用在了别的事情上。
　那是因为，为了在不被他注意到的情况下注视着他的侧脸，她已经费尽了全部的注意力。
「………」
　但是，对方大概也不是那么从容。
　证据就是，他们两人都在不断重复着“视线相合，然后慌忙地转过脸，之后又再次视线相合”这样的丑态。
「最近过得好吗…春希君？」
「嗯，还算…普通吧」
　“对方”的名字，叫北原春希。
　在一年多以前认识，在差不多一年前相互确认了对方的心意，在半年多以前错过，然后在差不多半年前渐行渐远…
　但是对于雪菜来说，他至今依然是特别的男生。
「我听说你找了很多兼职啊。没有勉强自己吧？」
「不，还好…我每天都好好地来上课了啊」
「是吗…说起来确实是啊」
　即使是那太过于形式化的，毫无任何不妥的回答，也依然能让雪菜玩味许久。
　因为，实在是『久违』了。
　因为他们虽然每天都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课，两人的关系却已经断绝到了连这种社交词句都很适合的地步了。
「………」
　雪菜一直都想要和他说话。
　所以，她总是会拼命地想要追上离开教室的他。
「………」
　但是，对话会像这样马上就中断，也是她意料之中的。
　因为她知道会变成这样，所以每次都在快要追上的时候，又放慢了脚步。

「啊…」
「………」
　然而，这毫无意义的十一分钟的最后一瞬间，却在催促着两人作出决定。

　在这熟悉的校园之中，如果按照往常的习惯走下去的话就必定会抵达的地点，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那就是在今天已经被五彩缤纷的招牌覆盖了的，正门。
　只要从此再向前走一步的话，两个人又会回到自己的日常之中。
　那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没有交汇，也不会有契机的，放学后的日常。
「呃…那我就先」
「那个！」
　但是今天，和平时的放学后并不一样。
　绝对，不能让它变得和昨天一模一样。
「这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啊，嗯…」
　那是因为，『好，就是明天』和『好，就是明年』之间，可是有着三百六十四天的差距。
「今天是大学祭哦」
「说的，也是啊」
　在下定决心开口之后，趁着这个势头，雪菜终于可以正面注视着春希的脸了。
　然后，她在那张脸上看到的，是不安、焦躁、孤独、恐怖…
　她终于知道了，到头来，那和自己心中的感情，是完全一样的。
　于是雪菜在自己身后握紧了拳头，坚定了决心。
「那，那个啊…虽然武也君他们是那样说的…」
「雪菜你…」
「哎？」
「雪菜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春希君你才是…
　　兼职，很忙的吧？
　　根本没有空闲，去看大学祭吧…？

「………没有，我很闲」
　在一年前能够很自然地完成的，对春希撒娇的方法，她已经忘却了。
　但是，该如何对待自己，她还是知道的。
「这样…啊」
「嗯，是这样」
　只要不留下能够说借口的余地就好了。
　尤其是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对象的时候，肯定能发挥绝大的效果。
「那么，那样的话…」
「嗯…」
「毕竟是大学祭啊」
「毕竟，我们已经在大学祭的会场里了啊」

　看吧，就像这样。
「那么，去哪里转呢？　第一天有什么名人会来吗」
「我肚子有点饿了。今天没吃早饭啊」
　预演练习，早就已经完成了。
　和两个小时前定下的作战计划完全一样。
「要不要吃苹果冰糖葫芦？」
「还是拉面比较好啊」
　在接到依绪的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察觉到了。
　在依绪的诡辩和挂虑之中，她已经隐约地有了这种感觉。
　她确信，他们一定会把春希带来的。
「这种地方的拉面很难吃的哦？」
「我知道啊？」

　所以她才会花时间去打扮。
　既不太花哨，也不太平凡。
　而且尽量不吸引周围的人的注意力。
「…去年的拉面，也很难吃啊」
「…确实是啊」
　但是，却依然只想要被他说“可爱”。
　所以，她才会一边抱着头烦恼，一边费尽心思地挑选着衣服和饰品…
「小姐，要什么调料？　芝麻，红姜配大蒜怎么样！」
「啊，不…不用了」
「就当被我骗一次，放大蒜进去试试吧！　会一下子把味道都变鲜美的！」
「喂浅井，你不要一大早的就劝女孩子吃大蒜啊」
「啊，啊哈哈…」
　在刚开店的徒步旅行部的拉面店里，被围绕在那几乎是客人几倍的店员的充满气势的喊声中，实在不能说坐着很舒服。
　但是对于现在的雪菜来说，这种程度的不舒服才刚刚好。
　这种会在意其他事情，而不能只关心对方的感觉，才是最好的。
　正如春希说的那样，在点单之后不到三分钟就端出来的猪骨拉面，其味道，实在只能用“大学祭的拉面”来形容。
　两人在吃了一口面之后，都怀着苦笑看着对方的脸。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共同经历了这份失败而缓解了紧张，在沉默地吃着拉面的两人之间的氛围，就如同店内的热气一样温暖。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徒步拉面绝赞营业中～！」
「现在不用排队也有座位哦～，大哥你意下如何？　那待会再见～！」
　那无视客人感受的登山迷的怒号依然在持续。
　在那样的喧嚣之中，因为不用担心自己的举动和对话会被注目而感到安心的雪菜，坐在他身旁吃着拉面，喝着汤，然

后…
「…什么？」
「啊，不…没什么」
　盘问起了，他的视线的含义。
「我很在意啊，不要瞒着不说啊」
　因为不仅是身体，连内心也温暖起来了。
　这些都让她有了能向他内心更近一步的体力。
「那个，因为这事情如果挑明了的话可能会说出失礼的话啊」
「啊，难道是…这个？」
「嗯…你还是没变啊」
　在察觉到春希的视线从自己侧脸靠后的部位移开了之后，雪菜稍微动了一下放在那里的左手。
　于是，左手抓住的头发也跟着跳了一下。

『原来你在吃拉面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啊』
『这样…？　啊，你是说在头后面用手抓着头发的事情？』
『嗯，那个…我没想到你会一直都用手抓着』
『虽然要扎起来是很简单啦，但是我的话，那样会很不好看的』
『是吗？』
『因为我的发型大一开始就有两条辫子了吧？　这样的话，再扎一条就会变得很奇怪了』
『有这么回事吗…』
『就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是冬马同学那样的直发的话，只扎一条辫子也会很可爱的』
『雪菜你也很可爱啊』
『哎…』
『啊，不…我是说这种会在微不足道的地方也要努力的特点还是和平常一样很像普通小市民，很可爱啊』
『我都搞不懂你到底是在褒还是在贬了』
『对，对不起』
『…不过，不管是哪种意思我都会觉得高兴，所以没关系了』
『雪、雪菜…』
『呵呵…好了，吃吧吃吧？　再不快点吃的话面会越泡越长了哦？』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在事先说了“不懂风趣又失礼”的前提下问了那个问题。
「这种习惯，没那么容易改的啊」
「是吗」
　那个时候，也是在学园祭的拉面店里。
　那是两人在成为了公认的恋人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仅仅一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啊…」
「…是吗」
「嗯，就是这样」
　听到了雪菜那稍带一丝娇蛮的结论，春希再次陷入了沉默。
　但是这次的沉默，和之前的难堪并不一样，所以雪菜也感到安心了。
　因为她知道，现在的春希，已经接受了现在的雪菜。
　因为她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对话无法继续，只是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所以，雪菜就像是在享受那并不难堪的沉默一样，慢慢地把拉面吃到连汤都不剩…而在那之后，她又马上因为摄取过量了的盐分和卡路里而慌张了起来。
　看着她那样的反应，春希显得有些不知如何应对，却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雪菜也忍着鼻子里的刺痛，露出了笑容。

「来，春希君，请吧？　我要店主多送了两份哦」
「章鱼烧…」
「嗯，因为闻起来实在太香了所以忍不住就买了」
「…你不是刚刚还在因为吃完了一整碗拉面而后悔吗？」
「嗯，所以我只要吃两个就好了。之后的全部交给你了」
「不，等等，给我等一下…我刚才也和你吃了一碗一样的拉面啊」
「但是，我已经不能再多吃了啊…」
「那样的话就不要让别人再多送了啊」
「哎…但是这样不是很赚吗？」
「拜托你丢掉那种家庭主妇的思考模式…」

　在那之后，直到日落为止的几小时里发生的事情…
　雪菜并没有能让它们清晰地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真，真的很可怕啊…Ｅ班的鬼屋』
『抱歉雪菜，那大概是我的错』
『是吗…大家会这么认真地去吓人，也是春希君的指示啊』
『啊，不，那个…』
『真不愧是前任班长。即使隐退了，影响力也依然巨大啊，嗯』
『所以说不是那么回事啊…他们袭击得那么凶是有别的原因的…』
『呜呜哇哇哇哇哇哇哇～！』
『呀啊啊啊啊啊～！　春希君，好可怕啊！』
『雪，雪菜…！？』
『呜呜哇哇～，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小木曾卿卿我我的～！』
『呜啊啊啊～，而且还直呼雪菜的名字～，这个叛徒啊啊啊～！』
『僵尸不要一边流露感想一边袭击人啊～！　你们是死人啊喂～！』

这明明是自己期望已久的时间。
这明明是和自己期望已久的对象一起度过的时间。

『雪，雪菜…你真的想去吗…？　大正浪漫咖啡店』
『哎～，今天可是他们的最后一天了啊？　春希君你还没来过我们班吧？』
『不，你也知道第一天开店前…』
『今天依绪应该也在那哦？　稍微去捉弄她一下吧？』
『不，会被捉弄的肯定是…』
『哇…明明是最后一天还有这么长的队啊～』
『所以啊！　进自己班还要排队实在太愚蠢了吧？　所以…』
『没关系的，只要边说话边等就不会无聊了。走吧走吧？』
『等等！　你也考虑一下被那队里的人围着的我的安全问题啊～！』

但是，雪菜的记忆和意识，都已经将现在正在体验的感觉，和过去的记忆混在一起，犹如在云端漫步一样。

「要不要去政经的店？　也许武也君也依绪也在哦？」
「不，只有那里我实在不想去」
「为什么？」
「雪菜你这一点，还真是不管过了多久都不会变啊」
「这一点…是指什么？」
「比如说别人是怎么看你自己的，比如说别人会不会产生误解之类的」
「我有在意哦？」
「是吗？」
「嗯，几乎已经到了自我意识过剩的地步。我非常在意别人的视线」
「那样的话你现在也该在意啊…如果和我一起出现的话」
「这算是，误会吗？」
「哎？」
「………」
「雪菜…」
「不，没什么」
过去和现在，梦与现实，追忆与希望。
这些无论时间还是场所都四分五裂的情报逐渐侵蚀着雪菜的内心，摇荡着她的感情。

「差不多到了正门要关门的时间了啊…」
「哎，已经这时候了？」
「嗯，还有十五分钟就七点了」
「是吗，今天没有后夜祭啊」
「毕竟才是第一天啊」
「民俗舞…也没有啊」
「…嗯」
「是吗…这样啊」
「雪菜…」
「………」
「那，那个啊」
「嗯？」
「那个…要不要我送你？」
「哎…」
「啊，不…可不可以让我送你？　请一定要答应」
「春希君…」
「啊，不，那个…」
「………」
「抱歉，忘了我刚说的…」
「呐…」
「嗯？」
「稍微…休息一下吧？」
回过神来的时候，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黑了下来。
夜幕，降临了。

『好痛』
『怎么了？』
『…脚被别人踩了』
『啊，对不起，我打小学以来就再没有跳过民俗舞了…』
『不，不是雪菜你而是周围的男生们踩的』
『哎？』
『你看，那边有一群没有跳舞的人吧？　其实从刚才起已经被他们踩了好多次了』
『…噗』
『这没什么好笑的吧，而且你还是元凶啊』
『啊，啊哈哈…但是』
『虽然我也想到过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雪菜你人气高过头了』
『但是春希君，你和我约好了，会连这些一起全都承受吧？』
『那当然会承受啊？　这既是义务也是特权啊…那个…男朋友的特权』

『………』
『…我说这种连自己都会害羞的话的时候，拜托你能不能不要沉默啊？』
『啊，抱歉…我沉醉其中了』
『真是的…雪菜，你还真是好骗啊』
『呵呵…呵呵呵』
『雪菜…』
『………』
『………』
『呐…』
『嗯？』
『稍微…休息一下吧？』
『说的也是啊，那就去自动售货机那边吧』
『不，那边的树下比较好』
『但是，你喉咙干了吧？』
『干了』
『那就…』
『但是，干的不是喉咙…』
『哎…』
『嘴唇，好干』
『…啊』
『树下，比较好啊…』
『雪菜…』
『我只想去那边的树下』
『………嗯，我知道了』

在第二音乐室里，然后在校园里的树下…
　那是两人相互确认了对方心意的，学园祭的夜晚。
「好了，这就是峰城祭第一天，大家过得如何～？」
「根据实行委员会的说法，第一天的普通入场人数比去年的五百人还要多，轻松刷新了过去的最高纪录…」
　在灯光已经淡去，人气已经消散了的教室里，回响着的是比白天稍显安静的喧嚣声，以及不知从哪里流传过来的广播声。
「顺带一提，我们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为了收录野外演唱会而到处奔走啊」
「我也好想看的啊～剧团瓦托斯的夏日公演！　谁说说感想给我听也好啊～」
「…好了，光在这里抱怨也不是办法啊，我们还是来听听这以从早上开始就只吃便利店的饭团的努力换来的成果…喂还是在抱怨啊！　那么第一首歌是…」
　那是在峰城大学内唯一拥有广播站的峰城ＦＭ现场直播。
　在现在这个通过网络就能简单地向全世界传达信息的时代，还要执意用这种只能在学校里能听到的方式来传达信息的落后于时代的社团，反而因为其封闭性以及同样落后于时代的节目编制，而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不冷吗？　雪菜」
「不，没事」
　在广播里传来的混杂着欢呼的热血咆哮声中，两人静静地，注视着和和平时有所不同的景色。
　敞开的窗户中，晚秋时节那随夜色而寒冷的夜风流淌了进来。
「真是开心啊」
　在用手按住被寒风吹起的头发的同时，雪菜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那不知道是对现在的感想，还是对一年前的感想，但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雪菜最近不曾体会过的发自内心的快乐。
「嗯，确实很开心啊」
　而且，春希的回答，也足以让雪菜感到十分满足。
　虽然不如一年前那么欢畅，但是其中确实蕴含着向前迈进的意志。
「吃了拉面，又吃了章鱼烧，又吃了苹果冰糖葫芦，又吃了法式薄饼…」
「现在胃还很撑啊」
「虽然是第一次去漫研但是也很有趣啊。虽然那个脸型素描让我稍～微有点不能接受」
「不是很好吗…那个极端的艺术变形」
「自由市场里也很开心啊～有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人眼花啊」
「你到底要砍价到什么程度才甘心啊」
「大正浪漫咖啡店倒是由于某人的错没去成～」
「拜托你也想象一下去了以后会是什么惨状啊」
「就算这样，就算这样…真的，真的很开心啊～！」
「嗯…我也是」
「…」
　高扬的心情已经无法抑制，雪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朝向窗外的视线移回了室内…
　然后，她将那吸进来的一大口气，直接咽了下去。
　那并不是因为期待落空了，而是因为期待成真了…
「我也很开心啊，雪菜」
「春希、君…」

－－不行，不行，不行…
　雪菜的心脏强烈地奏响着警钟。
　不知不觉之间，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
　而她也终于想起了，为什么自己一直在看着窗外的理由。
　…所以，春希那时候的表情，深深地烙印在了她的眼里。
「今天，真的，很感谢你…」
　他那又高兴又有些害羞的表情。
　这半年间，从来没有给自己看过的表情。
　…在那个冬天结束为止，每天都会给自己看的表情。
「我，我啊…」

所以，不行的。
这样下去的话，高扬感只会失控。
自己又会变成那个让春希困扰、苦恼的自己。
「这么快乐的日子，在进大学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啊！」
「哎…」
明明不可以这样的…
即使如此，雪菜还是无法让自己那带着呜咽的声音停下来。
「好开心啊…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
「雪菜…」
雪菜所恐惧的事态，已经无可制止地发生了。
「为什么，为什么…」
春希的脸上，也逐渐浮现出了那充满了罪恶感、后悔、还有悲哀的不知所措的表情。
「为什么，你还要说这种话呢…」
大概，他的表情，正在逐渐的变得和现在自己的表情一模一样。
「这样的经历，对雪菜来说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春希君你不也说了你很开心吗，你不也说了很感谢我吗！」
「现在不是在说我，是在说雪菜啊…」
取得的成果超乎意料。
说了很多很多话。一起走着。一起笑着。
说实话，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
所以，即使今天就此别过，也应该已经足够了。
「拘泥于我这样的人，对你自己不会有任何好处啊…」
「我想怎么做是我的自由啊？　不要擅自给我做决定啊」
但是，雪菜却没能把握好，在顺利的时候还想要更进一步的自己的贪婪。
「系里的所有人，还有外系的人，不论男女，大家都很在乎雪菜你。都很想和你打好关系」
「所以呢，那又如何？」
「所以说…你只要稍微把眼界放开一点，肯定和谁都能马上…」
「不可能的，那种事」
「为什么…」
「因为我…我很任性啊！　我其实是个高高在上的女人啊！」
「那些都不是真的啊…真正的雪菜，和表面完全不一样，很庶民，很家庭化，虽然稍微有点喜欢恶作剧…但是内心真的很温柔，肯定谁都会喜欢上的…」
「那些，那些都…只在特别的男生面前，才会表现出来啊…！」
「雪菜…」
现在，已经只能继续向前进了。
「就像春希君说的那样，我被很多人搭过话了。被很多人邀请过了」
只能将一切都赌在这没有任何准备的，只能听天由命的尝试了。
「邀请我加入社团的，要我参加峰城小姐竞选的，要我担当演唱会的主唱的…一个一个动机都很不纯，都很烦人」
「我不也劝过你参加竞选吗…动机也不纯啊，也很烦人啊」
「但是他们都完全没有想过要了解我！　也没有想要关心我！　完全没有想要进入我的内心！」
「…」
「完全没有别的意图，仅仅只是因为关心而管我的闲事的人，至今为止只有一个人…」
所以，她已经只能把真正的自己显露出来了。
「我可是被他们称作“那个小木曾雪菜”的女生啊？」
自己那高高在上的公主的一面。
「是那个被大家擅自捧上云端的，虚假的偶像啊？」
不是价值难以估量，而是本质极其难以捉摸的，难以应付的公主大人。
「那样的我，怎么可能答应那些别有用心的邀请啊！　怎么可能被那些心怀鬼胎的关心所打动啊！」
这位公主大人想要的，并不是王子的吻。
公众大人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大臣的责备。
那些责备之言，既严厉，又罗嗦。
也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的。
「春希君…」
「不行啊，雪菜…」
雪菜的左手，已经和春希的右手紧密相合。
「我已经把雪菜你伤得那么深了啊？」
十根手指都紧紧地缠在了一起，仿佛想要将他的手包在自己柔软的手心一样。
「就因为我，你才会在这半年里一直孤独啊？」
「只要你肯赎罪就好了…从现在开始，花上比半年更长的时间」
再次相合了。
雪菜的右手，和春希的左手…
「如果像这样，就因为输给了一时的寂寞而恢复原状，我可能又会伤害到雪菜你啊？」
「那种事情，不尝试怎么知道」
在黑暗之中…
雪菜那温暖的吐息，和被些许的光线照亮的瞳孔，春希都能感受得到。
「我不是值得雪菜你原谅的人」
「那种事情该由我来决定啊！」

然后，雪菜下定了决心，再次向前进了一步。
将紧握的双手放在胸前。
让自己的额头，紧贴在春希胸口。
「因为，我，我…」

－－我喜欢你…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一直都喜欢你啊，春希君。

身体，已经接触到了。
所以之后，只需要让心灵也相触在一起。
「雪菜…」
「春希、君…」
肯定，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因为那快哭出来的春希，绝对不会放下快哭的雪菜不管。
因为，他会把自己曾经伤害雪菜的罪，和如果现在伤害雪菜的罪进行比较…
而且，他已经充分体会过了，犯下新的罪过是多么愚蠢。
「雪菜，我，我…我…」
「春希…君…」

但是…

「………哎？」
「为什么…」
公主和仆人那身份不符的恋情…
那错综复杂的命运之线…
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开。
「好了，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呢～」
「其实，这首歌并不是今天的，而是去年演唱会上的歌」
「而且不是峰城祭而是附属祭…是后辈们演奏的原创曲目」
「当时的演唱会真是不得了啊，连本来是来参加峰城祭的客人都全抢走了，导致体育馆人满为患，直到现在还依然被大家当作谈资…」
「前几天，由于机缘巧合偶然得到了音源，于是这首歌终于在时隔一年之后可喜可贺地复活了」
「由峰城大附属轻音乐同好会带来的『传达不到的爱』」

「啊，啊…」
「雪菜…？」

一切，都开始倒退了。
「啊，啊，啊…」
「…」
抱在一起的身体开始僵硬，合在一起的双手失去了力量…
最后剩下的，是谁都没有见过的，真正的雪菜。
是被绝望所装饰的，连春希都不曾见过的，已经完全变了的雪菜。

只差一点点了。
一直埋在心底的愿望，只差一点就能达成了。
但是…

『传达不到的爱』，在沉默又昏暗的教室里响起。
雪菜的耳中，却听不见自己的歌声。
也听不见春希的吉他声。
只有那像是拥抱着两人的旋律一般温柔地引导着两人的键盘…
以及冬马和纱这个名字…
让在雪菜心中刻下的刀伤，再次炙热地疼了起来。

第二章　两年后的，那场雪

「果然我们还是应该去滑雪吧？」
「呐，要不要稍微奢侈一点去冲绳潜水怎么样？」
「冲绳要到四月水温才能游泳啊。春假肯定不行吧？」
「那要不就去关岛或者塞班岛之类的」
「…你有从学长那里听说预算的上限吧？」
「嗯～，真是烦恼啊。总是无法做到两全其美…」
「所以我说嘛，只要去滑雪就一切都完美了」
「呐呐，雪菜你觉得哪里比较好？」
「哎？　什么？」
「就是问你觉得研讨会旅行去哪里好…话说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为了讨论这个而来的啊」
「啊，对不起…那个………再让我考虑一下」
在已经成为了政经学生们的集会所的六号馆食堂的最里面的桌旁，今天也充满了年轻人的吵闹声。
「但是，还没有进研讨会的我们为什么会被选为干部啊」
「听说是学长们因为期末考试很忙…」
「我们不也是同一个时间考试吗？」
虽然现在的室外依然被乌云覆盖，寒冷昏暗到似乎马上就会下雪一般，但是谈话中的他们的精神程度就好像冬天早已结束，现在已经是春假了一样。
「而且到去年为止，二年级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吧」
「不过，今年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在得知我们被分到哪个研讨会以后，学长们不都高兴得疯了一样吗」
「…也就是说，就是那么回事了？」
「果然他们的目的是…」
「………」
「………」

　于是，在一瞬间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并且除了那一个人之外，所有人的视线都转移到了那一个人身上。
「哎？　哎？　啊，哦…那么，去泡温泉，怎么样？」
「………」
「………」
「果、果然这提议太像大妈说的了吗？」
「………」
「………」
「哎？　怎、怎么了…？」
　然后，在那背负着无论何时都受人瞩目的宿命的她，露出一反常态的反应的瞬间…
「啊～，真是的，认输，我认输了」
「你那时间差完美得过头了的天然呆是怎么回事啊？故意的？　喂你是故意的吧」
「不妙，雪菜真是可爱到能杀人了。虽然她本人就在眼前，虽然我早就被她甩过了，但是还是不得不这么说啊！」
「等等！　你刚才随意暴露的过去实在很让人在意啊！」
「好了雪菜。你不需要担心或者顾虑别人了，只要一起去就好了」
「是啊是啊，只要你在场学长和教授们的态度立马就不一样了啊。连对我们的态度都变好了」
　于是好不容易归于寂静了的咖啡厅，又不可喜不可贺地取回了刚才的喧嚣。
「…抱歉，啊」
　但是，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雪菜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候表现出天然呆，并不是因为她天然的可爱，也不是因为计算好的腹黑。
　她只是在集中注意力，想办法让自己的耳朵什么都听不到。
　在咖啡厅里流淌着『无法传达的恋爱』的期间里…

　雪菜进入峰城大学之后，差不多两年了…
　自从那数百人心中隐藏的名曲，变成数千人心目中冬季的保留曲目之后，已经过了一年多。
　在一年前学园祭的夜里，第一次流淌在校园里的『无法传达的恋爱』，在那之后受到了校内广播站的疯狂追捧，还包括附属时代就知道这首歌的人，以及刚接触到这首歌的人的大力支持，现在已经成了峰城大学生几乎无人不知的名曲。
　但是，关于那位唱出这苦恼恋情的歌手的身份，由于乐团发言人的强烈意愿，以及附属时代的同级生们些许顾虑，导致真相依然维持在『知之者知之』的状态。
　只是，那些『知之者』们的攻势依然猛烈，邀请她参加乐队的人，邀请她参加峰城小姐竞选的人，以及混水摸鱼趁着机会告白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但是，事件的关键人物雪菜的态度却也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对那些不断到访的邀请者们露出暧昧的微笑，却绝对不会答应那些轻薄的邀请。
　不过，如果硬要说她有那么一丁点变化的话…

「那么大家担当的工作就这么决定了。雪菜，你这次总听清楚了吧？」
「没问题，我是负责跟学长们联系的。交给我好了」
　那就是，她变得会像这样，接受『四人组』以外的友人。
　演唱会峰城小姐竞选和约会依然ＮＧ。
　但是，如果只是联欢会或者茶会等级的活动，她还是会露脸，以免被别人说太不友好，并且也会好好地完成自己的义务，也不会忘记干事和同级生的样貌。
　总是表现出适当的亲切，适当的礼仪，既不高高在上，也不会显得低俗，但是绝对不会变得感情化。
　“平易近人的高岭之花”
　这个从附属时代开始就十分擅长扮演的自己的角色，又更上一层楼了。
　但是，这到底该说是进步还是退步，雪菜自己也不清楚。
　要说为什么的话…
「话说回来友近君…北原君到头来到底会不会参加啊？」
「昨天问他的时候他还是持保留意见…大概很困难了吧」
　像这样，在听其他人提起时，才第一次知道春希的近况。
　像这样，需要向自己以外的人确认，春希的近况。
　这些事情，都在诉说着雪菜在这一年间，不仅只有获得，也有失去。
「其实只要北原君从一开始就担当总负责人的话，我们也就不用聚在一起讨论了啊」
「不要像这样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春希啊。那家伙在春假期间几乎天天都要打工」
　一年多以前的“那一天”，雪菜止步不前了。
　她明明已经握住了春希的手，靠在了他的胸口。她本可以将至今为止的寂寞与辛酸，用更胜于以往的爱恋掩埋。
　但是，仅仅只是随着电波流传而来的一首歌，便将雪菜那溢出的思念和挤出的勇气全都一扫而光。
「但是啊，学生的本分不是…」
「是学习吧。你在知道那家伙的成绩之后还敢说他忘本了吗？」
「我不是仅仅在说这一点…」
「拜托你们不要这样压榨我们这些苦学生啊。我本来也想在春假一直都打工的，但是和春希商量以后还是决定我们之间至少有一个人要来参加…」
　从那以来，两人心理上的距离依然遥远，但是物理上的距离却依然是那么近。
　但是，雪菜却依然认为，当时那次让她悔恨不已的失败完全是自己的责任，进而像是放弃了一样接受了这不尴不尬的距离。
　那简直就像是，她的内心已经四分五裂了一样…
「…友近，我从以前就一直这么觉得了，为什么你要袒护北原到近乎固执的程度啊？」
「你们太有猫腻了…」
「说起来你们也是在一起打工的吧？　而且还是两份都一起」
「…基上了？」
「毕竟你们两个又像，又都对女人没什么兴趣…确实有搞头啊」
　正是从那个冬天开始，雪菜变得开始和其他友人广泛交流了。
　她也许是想靠这样来弥补因为接触不到春希而感到的寂寞。
　这也许是雪菜的心为了能够保持自我活下去而自动采取的平衡措施。
　…但是，像这样的“逃避”行为，让雪菜对春希的罪恶感更强了，进而陷入了恶性循环。
「愚蠢，简直是愚蠢。你们什么都不明白。北原在校外可是相当受欢迎啊？」
「哎～，是吗？」

「毕竟他在打上一份工的时候差点被人逆推了…」
「哎…！？」
「骗人的吧～！　那个班长君他！？」
　那个时候，雪菜吃惊的声音，很幸运的被别人的尖叫声掩模了。
「都已经是大学生了绰号竟然还是班长…虽然确实很形象」
「然后呢，然后呢？　北原君，和那个女孩子交往了吗？」
「怎么样啊友近君！？」
「你们那么有兴趣的话直接去问他啊…」
「确实，也不是没兴趣…」
「他的确头脑又好又会照顾人也会赚钱长得也还算过关，如果考虑到将来的话，是相当有希望的一支股啊」
「如果他能再对“被人注视”这件事敏感一些的话就很好了」
「什么情况？　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北原这支股吗？」
「但是他总觉得有时候会散发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不是吗？」
「是啊是啊，总觉得好像刚刚还在照顾人下一个瞬间就把人推开不管了一样，反差太大了」
「…好了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会出卖挚友的…还有，刚才那话我也不该说的。忘了吧」
　在最后这么嘀咕了一句之后，自称“挚友”的他，就真的再也没有透露过有关这件事的任何情报。
「友近君」
「小木曾？　咦？　你家是走这边吗？」
　在讨论会解散后，一名孤身一人快步走出正门的男学生的耳中，突然传来了随便并不大却十分清澈通透的声音。
「稍微要去御宿办点事…友近君你接下来是去打工吗？」
「嗯，就是那边的Ｇｏｏｄｉｅｓ」
　这种“雪菜主动向男生搭话”的情节，对于把她理解成『名为小木曾雪菜的峰城大的偶像』的男生们来说，也许是相当值得震惊的。
　但是，被搭话的他，却只是把她当作『同学科的女性朋友』，于是得以用很自然的态度来对待她。
「啊，那很近啊」
「就因为很近于是经常会碰到熟人，所以稍微有点难堪」
「呵呵…我偶尔也会去啊」
　他这样虽然普通却又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反应，虽然会让雪菜觉得非常的束缚，但是很遗憾，现在的她却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认识这一点了。
「说起来，那里的女生制服很可爱啊」
「是啊，有男性客人就是为了看女生制服而来的，也有人就是为了这个来打工的」
「啊哈哈…难道说友近君也是其中一人吗？」
　毕竟，他－友近浩树现在是不是要去打工，要去哪里打工，她都是知道的，从他背后向他搭话也完全不是偶然。
「别这么挖苦我啊…我只是被介绍到那里去的」
「介绍？」
「某个多管闲事的人在知道我因为生活费而发愁之后，就强行说服店长答应雇佣我了…」
「那还真是…多管闲事的人啊」
　他口中的『因为生活费而发愁』这话并非谎言，雪菜是知道的。
　友近浩树，是一名在高中毕业后第二年才通过普通考试入学的，比雪菜他们要年长一岁的同级生。
　他在高中时其实是个相当的秀才，其实在高三的时候本来已经合格了，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家庭情况却不允许他在当年入学。
　因为就在他即将高中毕业的三年前的冬天，他唯一的亲人——母亲病倒了。
　他为了照顾母亲，也为了自己赚取学费而花费了一年时间，在两年前，终于在获得奖学金的情况下和雪菜他们同年跨入了峰城大的校门。
　…武也曾经一边抱怨一边说过这样的事情。
　虽然依绪揶揄地说『他因为春希被其他男人抢走了而悔恨不已』，但是其实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武也，连雪菜也感觉到了，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春希和他非常亲近。
「然后，那个人就是春…北原君？」
「啊，你还真了解啊」
　对，现在，雪菜和他说话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想要了解如此努力的他的情况。
「因为刚才不都说了，你们是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吗…」
　而是为了知道介入了他生活的“多管闲事的他”的事情。
「是啊，那家伙，明明只是个打工的，发言权却跟店长一个等级…不过，他工作质量比他的发言权等级更高所以谁也不会抱怨就是了」
「啊，哦，是这样啊？」
「那家店的轮班安排和新人教育全都交给春希去办了啊。不知情的人肯定以为他是将来的干部候补」
「这样啊，所以才会…」
「嗯？」
「所以，才会被店里的女孩子…告白吗？」
　她拼命地伪装成自己并不在意。
　同时也在拼命地掩藏着自己激动的心情和额头上渗出的汗水。
「那个…我刚才也说了，我不太想提这件事」
「啊，对不起。我让你很难堪了吧？」
「不，没那回事」
「真是对不起，我因为兴趣就问了这么失礼的事情」
「所以我都说了，我不在意…」
　于是她又露出了一脸抱歉的表情。
　同时在心里责备着自己。
「我还真是没礼貌啊…真是，越来越讨厌自己了」
「小木曾…」
　…但是，雪菜却绝对不会因此就放弃这个话题。
　这是她在被人多次纠缠不休之后学会的战术。
　虽然她很清楚，被人这样纠缠会有多么恼怒，但是现在的雪菜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
　因为她已经被逼到这种地步了。
　因为她对春希的情报已经是那么的饥渴…
「…算了，也没什么」

「友近君？」
　不知道是因为他对雪菜的那种态度感到同情，还是无奈，友近突然解开了那紧张的态度，对雪菜露出了微笑。
「应该说，小木曾本来就有问这个话题的权利吧？」
「哎…？」
　接着，又稍微卖了个关子。
「虽然这只是从其他打工的女生那里听来的绯闻…」
　然后，他就像是要掩盖自己刚才说的话一样，迅速地进入了正题。
「虽然确实是被人告白了，但是那家伙好像拒绝了」
「拒绝了…？」
「而且，拒绝的方式还相当的伤人」
「哎…」
　当时的雪菜，脸上的表情一定相当奇怪。
　苦恼、紧张、安心、疑问、悲痛…这些要素不断地切换，而且还混杂在一起，结果反而导致无法从表情上得知她的感受了。
「从那以后，那个女生就再也不到店里来了…这在店里还稍微引起了一些问题」
　春希他猛烈的拒绝了对自己怀有好意而接近自己的女性…
　虽然她认为“春希君不是这样的人”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但同时又觉得“现在的春希君的话”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两种想法在心中交错，让雪菜的心更加的痛了。
　因为，如果现在的春希君真的变成这样的人了的话，那将他逼到这一步的
人“们”，肯定会觉得十分悲痛，十分后悔。
「…他不会被店里裁掉吧？」
「为什么？」
「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店里引起问题了的话…」
「肯定不至于被裁掉吧。又不是工作上引起的问题，而且那家店本身也不赞成职场恋爱」
「但是…」
「而且，我本来就不相信这个绯闻…虽然我都把这事情告诉你了」
「友近君…？」
　但是，眼前这位春希的新的“挚友”，却这样一笑消散了雪菜的担心。
「春希不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确实喜欢多管闲事喜欢指挥大局还很罗嗦，有时候还会有些强迫别人…」
　他的表情和言语中透露出的，是对那个不懂通融、认真而且一心一意的人的压倒性的信任。
「不过反过来说，他也很会照顾人，很有领导力吧…像他那样努力，而且内心善良的人，我可不认识第二个啊」
「谢，谢谢…」
「为什么小木曾要说谢谢啊？」
「哎，啊，那个…」
　雪菜注视着那名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接过本该由自己履行的义务的年长的同级生，不禁感到有一些耀眼。
「…说起来，小木曾和春希一样是附属出身的啊。难道你从以前就很了解那家伙吗？」
「那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啦，我们一次也没有同过班…」
「………开玩笑的。抱歉。是我太坏心眼了」
「哎？」
「你跟他在交往吧?」
「………啊」
　突然之间，她仿佛感觉到友近那时候的表情，似乎和自己记忆中的某人有些相似。
　那稍微有点害羞，有点抱歉，又有点不知所措的笑容。
「事先说明一下，这可不是春希告诉我的啊。那家伙，只要一提到小木曾就绝不开口了」
　看穿了自己明明不想隐瞒却又不得不隐瞒的秘密的，男生的表情。
「…不过，虽然不知道这对小木曾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装作不懂察言观色，其实却比谁都懂得照顾别人的，温柔的男生的…
「呐，小木曾」
「哎？」
「你果然，还是无法忘记吗？」
「…」
　被他用这样的表情问这样的问题，是那么的痛苦。
　因为她很清楚的。
　她知道，那份毫无虚伪的真诚的笑容，已经绝对不会再对自己展现了。
「好了，我要走这边了…」
「啊…那个，友近君」
「有空也来店里坐坐吧。春希也许也会很高兴哦？」
「啊…」
　于是，他又再次露出了那稍微有点害羞，有点抱歉，又有点不知所措的笑容结束了话题，然后迅速地从雪菜的视野中离开。
　那逐渐远去的背影，雪菜只能呆呆地目送着。
『你那么想…抚摸我吗？』
『我想铭刻于心。将雪菜的感触』
『那样的话…你摸，也可以哦？』
『…雪菜』

「啊…」
　黑暗之中。
　在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她依然钻进了被窝里，遮断了一切光和声音。
「嗯…呜，呜…」
　即使如此，依然有一丝吐息之声飘了出来，微微地震动着房间里冻结了的空气。
　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三点。
　在这小木曾家本应该全都进入熟睡的深夜里…
「哈、啊、啊啊…」
　在家人的关爱下健康成长起来了的长女，正在发出那带着妖艳、魅惑、情欲的声音。

第一次，是在差不多一年前。
自从学园祭那一夜的失之交臂，两人再也没有见过对方，再也没有过丝毫的交流……
几十天过去了，为了挽留住春希那相形渐远的身影，雪菜只好求助于过去的记忆。
「哈、啊啊、嗯、嗯…」
在房间里，抑或在浴室里。
用自己的手指，又或是用淋蓬头。
求助于两年前的，那段记忆…
求助于春希那几近哭喊、彻底丧失冷静的兴奋的声音。
求助于那被春希隔着衣服揉搓乳房、掐弄乳头的触感。
好痛，但又好开心。
虽然他技术真的好差，但其实又有那么一点点舒服。
雪菜拼命地让自己身体回想起春希那粗鲁的爱抚和疯狂的舌吻。
明知是掩耳盗铃，却仍不断地暗示自己。
暗示自己，
这是春希的指，
这是春希的唇，
这是春希的舌。
「哈啊啊啊啊啊…啊呜」
自从领略到自慰的美妙，从此便欲罢不能。
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控制不住自己。
几乎每天，都会情不自禁的沉溺在自慰的快感和后悔的泪水之中。
所以雪菜开始试着克制。
三天一次，七天一次，三十天一次，雪菜静静地等候着欲望褪去的那一天…
「啊、啊、啊…啊啊啊啊…」
可是今天…
时隔多日再次获悉春希的近况，雪菜终于再也克制不住了。

方才还停留在睡衣上的左手，不知何时已和乳房紧紧贴在一起。
而与此同时，右手也悄悄地钻进了底裤。
一瞬间，湿漉漉的触感从指尖传了回来。
…身体早已完全解放。
「呀、不行…不行啊…呀啊啊…」
雪菜的手指，已经不听从雪菜的指挥了。
自作主张的在游走全身、拂过侧腹、揉搓乳房、挠弄乳头。
挑动阴唇、掐弄阴蒂、插入阴道。
「春希君…」
嘴中呢喃的，是爱慕之人的名字。
「春希…君…呀啊啊啊啊啊」
是那个无法接近，却又无法远离，算不上恋人，却又说不上是陌生人的，爱慕之人的名字。
雪菜自己也明白，这种有头无尾的恋情，拖延下去只会不断带给彼此伤害。
老实说，早就应该大吵一架。
早就应该和盘托出，早就应该做个了断。
可是一想到这个最坏的结果会给自己带来多少痛苦，雪菜便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所以，雪菜选择了扩展社交圈。
为了逃避孤独的追击，像只小兔子似的四处流窜，
采取了这么个和纱做不到的手段来给自己争取时间。
－－所以我还是赢不了和纱。
没有办法为了他牺牲一切。
没有办法对他以外的事物漠不关心。
没有办法做到眼里、心里只有他…
没有办法让自己沉浸在这种小学生式的恋爱之中。
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比和纱更爱他。
「啊、啊、啊…」
－－所以春希君、他…才会对和纱…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一刻，雪菜迎来了高潮。
这高潮来的太不是时候，可是何时高潮，已经不是雪菜自己能控制的了。
「啊、啊…啊、呜啊…」
在一阵阵抽搐中，全身的力气一点点地散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
时隔一个月的自慰，让脑子变得一片空白，这感觉真是好极了。
倦意随即席卷而来，看样子，今晚能睡个好觉了。
「呜…要去了…」
可是，即便是在自慰得忘我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将一切抛之脑后。
「呜…呜呜呜呜呜…」
所以每当高潮褪去，雪菜便会慢慢的开始啜泣。
一面像高潮前那样压低音量。
「呜啊啊啊啊…不…不要啊………」
一面悄悄地在心中咒骂着悲惨的自己…
在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政经的学生们之间开始流传起了这样的话题。
如果仔细倾听他们的谈话，就会发现传闻不过是『我们学科、不，声名远播的校花级别的偶像，“那个”小木曾雪菜，好像终于有了特定的男性对象了』这种低俗的八卦消息而已。
不过，正因为低俗，所以那份情报的传达速度和内容的暧昧程度实在值得称赞…

『他们两个好像手挽着手在校园里散步啊』
『而且看起来完全是她疯狂地迷上了那男的』
『也有人看见他们一起进了车站前的宾馆』
『那个男人还是一个看起来没什么特征的普通人』
『好像本来准备分手的，结果她哭的一塌糊涂那个男人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这些，仅仅只是一周之间就广为流传的绯闻的一部分而已…
「这传闻如果是真的，那该是个多见异思迁的人啊。别人又不是武也」
「你不把我拉出来就连牢骚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吗」
而对于那些根本就不相信这些情报正确性的<R人们|武也和依绪>来说，这些不过是味道一般的下酒菜而已。

在离大学很近的车站旁的地下酒馆。
相识八年，关系已经到了能够很普通的在晚上一起喝酒的两人面对面盘膝而坐。
…不过这两人却绝对不会错过最后一班电车，也不会在黎明前喝咖啡。
「然后呢，到头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９９％都是夸张和假消息」
「竟然还剩下了１％的真实…那对方果然是…」
「嗯，是友近啊」
「这还真是～」
其实，武也直接目击到了那个现场。
在人们为了准备期末考试而在复印机前排起了长队的谈话室里。
他看到了那两人围着圆桌，开着笔记本电脑，进行着毫无风趣的对话的两人的身影。
对于知道雪菜和友近浩树同属一个研讨会，同样担当研讨会旅行计划的干部，并且工作内容还相同这些事实的武也来说，从常识上来考虑，只能认为他们是在商量工作内容。
即使如此，“那个难攻不落的”小木曾雪菜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单独和一名男生说话的事实，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以往被她完美的防御拒之千里的男生之间引起骚动了。
但是…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雪菜偶尔又会主动打电话给我了」
「那不是很好吗。之前一段时间总觉得她好像对我们有所顾虑」
「嗯，虽然这确实是好事…」
「那还有什么不好的。你们聊天没聊起来吗？」
「不，她跟之前比起来已经开朗很多了。都让我感觉她是不是回到高中时代了」
「…难道说，雪菜真的喜欢友近？」
「不，说的话题全都是跟春希有关的。什么在补习班当老师受到表彰了之类的」
「…啥？」
「好象是说他教的班级的合格率是所有人中最高的啊，把正规老师算进去也一样」
「…哈啊」
「而且学生们之间的反响好像也相当好，“春希君的话绝对能成为好老师的！”这样…」
「………」
「她好像真的很高兴啊」
「…呐，也就是说，那些情报的来源是」
「………真是可怜啊，友近君」
连这种事情背后的背后的真实都知道了两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对某一部分人来说很残酷的假消息而已。
「不、不过，他可是足够跟那个春希叫板的老实人啊。很有可能也只是因为亲切，跟男女关系什么的完全无缘…」
「就算真的是这样…」
依绪这么说着，一口喝完了杯中剩下的水，然后忧郁地仰望着天花板。
「我最近有这种想法了。到了这种地步，对雪菜来说也许换个人更好」
「…那是什么意思」
于是，武也也像是在配合依绪的态度一样，显得有些不高兴地换了个姿势。
「这样做的话，对两人来说反而是幸福啊，肯定。毕竟他们的关系都已经复杂到这个地步了」
「………」
不对，不是显得，而是真的很不高兴。
「武也你怎么想？　果然你还是无法同意让那两人分手吗？」
「那种事情，不该由我们来决定吧」
「但是作为朋友提个意见不也好吗？　我们和她的关系已经亲密到了可以说这种话的地步了吧？」
毕竟，这种话题，至今为止他们两人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而且，他丝毫不记得，讨论这种话题的时候有过结论。
…实际上，他们一次也没有得出过结论。
「但是，就算这样，你觉得那个友近是合适的新对象吗？　那个春希零号机？」
「我觉得已经比武也初号机好太多了」
「因为和前男友很像？　所以对雪菜来说是个很好的替代品吗？」
至于对于依绪再次把自己拉出来挖苦的吐槽，武也一口咽了下去。
「不是那种意思啊。只是冷静下来思考的话…」
「抱歉，我无法做出那么冷静的判断，也不想做」
「虽然你是这么说，但是说到底，春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是…」
…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无法从这毫无意义的讨论中逃离。
「雪菜一点都没有隐瞒自己的心意啊？　她对春希的痴迷简直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
进入大学以后，他们两人单独谈话的次数，其实突然增加了许多。
「但是春希…他，现在真的还喜欢雪菜吗？」
「那个………我也不知道」
「连你都不知道吗？」
但是，在见面的时候聊自己的话题的次数，实在是屈指可数。
「他对那件事的罪恶感实在太深刻了啊」
「那是因为…毕竟春希确实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啊」
「他自己对这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总是在还没干杯的时候就直接开始说这种话题，最后总是得不出结论而不了了之。
「所以，即使他现在依然很喜欢雪菜，他也绝对不会说出口，即使是逞强也不会在态度上表现出来」
「真是麻烦的人啊…」
「他们两个都是啊」
确实，只能说他们两人也差不多。
所以他们才能很自然地接受如此奇怪的关系。
也让他们能理所当然地接受如此长时间都待在彼此身边的事实。
…所以，几乎跟那两人一样复杂的两人，今晚也在一起举杯长谈。
「考试终于结束了啊」
「啊，这次真是危险啊」
被定为后期考试最后一天的二月中旬的星期六。
就好象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传闻仍然在增值一样，传闻中的两人，再次坐在了他们熟悉的六号馆旁的咖啡店里。
在考试结束，大学里弥漫着的放松的氛围中，他们也被比平时更开放的气氛包围着，说着愉快的话题。
「是吗？　我听说你基本全都拿了Ａ啊？」
「那是因为我每次都拼命学习了啊。这次考试中也在打工」
「哎，为什么…啊」
「毕竟我就算能进级，也没有资金能支持啊…」
「这样啊…」
听到他那稍显忧郁的表情和有些自嘲的话语，雪菜突然察觉到了，真正已经解放了的只有自己而已。
她发现他苦战的对象并不是峰城大学的政经学部，而是友近家的经济状况。
「那…那确实不是我可以简单就表示同情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会祈祷你能平安进级的」
「小木曽…」
「嗯？」
「跟你在一起总觉得很舒服啊」
「哎，那是什么意思啊？」
他那和其他男生完全不同的，却又仿佛和某人重合的赞赏之词，让雪菜忘记了调整自己的表情，只是呆呆地注视着他。
「一般人在听到这些话之后都会马上就表示同情啊，那样不仅我的心情会变得很微妙，还会有点难过，然后气氛就会变得很难堪了」
接着，友近又说着『到头来，还是说起这种谁听了都不会开心的话题的我的错啊』然后很认真地反省了。
「我也完全没什么特别的啊」
这种行为果然也跟某人神似，所以雪菜这次也没有特意调整自己的表情，而是回以普通的微笑。
「能够真心这么觉得，这才是小木曽的优点啊」
「我之所以无法同情友近君，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介入啊」
「那是，什么意思…？」
「有资格打从心底同情别人的，只有那些真的在努力帮对方解决问题的人」
「啊，这样啊…确实，还真有这种人啊」
「嗯，是有啊…呵呵」
然后，无论是言语还是态度，她都不再掩饰，说出了真心话。
因为，在这里，谁都会认同雪菜心中对春希的思念，谁也不会否定。
而且，这也是一个谁都会肯定春希所作所为的，对于雪菜来说很理想的空间。

在这几天里，雪菜不断地从友近那里听说了春希的各种情报。
和友近一起打工时他的模样、态度、言行。
一起搭档实习时他的努力、能力、看法，
还有，工作以外的多管闲事、说教、温柔。
这些话题之中，虽然没有体现出春希对雪菜的感情，但是也足以安慰雪菜的寂寥了。
而且因为他对春希也十分钦佩，所以也感到了一些共鸣。
「好了，明天开始就是春假了，终于到了旅行合宿的时候了」
「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啊…今天的会谈也拜托你了」
所以雪菜，对这个同盟已经完全安心了。
因为，这不过是研讨会旅行干部们的会面而已。
只会说些共通的朋友们的话题一起闹腾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剩下的工作其实也只要把没有给答复的人的情况解决掉就好了啊」
「还剩多少人？」
「参加的有二十五人不参加的三人，所以还剩下十六个人吧…」
所以，雪菜才会在维持着这种从常人角度来看十分异常的关系的同时，对友近没有一丝的罪恶感与歉意。
因为，他是和那些普通的男生不一样的，没有任何企图和打算的人。
能畅谈春希的话题，他肯定也觉得开心。
而且在雪菜心中，有着『喜欢春希君的人肯定不是坏人』这种，其他人听了只会目瞪口呆的超级理论根据。
「咦？　算错了把。不是十七个人吗？」
「哎？　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的研讨会算上二年级学生的话一共有四十五个人吧？　然后给了答复的是二十八个人吧？」
「啊…」
「你看，果然还剩下十七个人吧。给我看一下没有答复的人的名单」

「那个，等等，小木曽…」
所以，在那个瞬间，友近表情里的动摇，雪菜完全没有看到。
「还剩了一个人啊。连个消息都不告诉他，那个人也太可怜了吧」
「………」
因为她已经完全相信了。
相信他是朋友。
相信他对自己没有友情以外的其他感情。
正因为只是朋友，所以才不会对对方保留任何秘密…

「…咦？」

正在屏幕上检查名单的雪菜的视线，忽然停住了。
那并不是因为，她发现了自己想要找的那一行，而是正好相反…
「………不在这里」
「…」
她发现了，本应有四十五人的研讨会的名单，在第四十四行就停止了…
「春希君的，名字…」
而且，从那个名单上消失的名字，正是雪菜在最开始就该确认的那个名字。
「啊，哦…那件事啊」
「！？　你说…那件事？」
「呃，不，其实…」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声音开始不自然了。
舌头也有些僵硬了。
心跳的间隔已经缩短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春希那家伙，不会参加我们的研讨会的」
「为…为什么！？」
全身的毛孔都开始扩张…
她能够直接感觉到，全身的汗水都在往身体外逃去。

「那家伙他………从四月开始会换专业。转到文学系」
「………哎」
一瞬间，雪菜的表情冻结了。
她将感情从表情里分离了。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她肯定会露出不能让任何人看见的脸色。
「您有一条留言。时间，二十点，三十二分」

「………」
「雪菜？　是我，依绪」
「我刚从春希打工的地方回来。和他稍微聊了一下」
「…抱歉，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那家伙换专业的事情」
「就在刚才，还和他稍微…不对，大吵了一架」
「其实，武也也是相当的火大…」
「他好像因为春希没找他商量就做决定而很受打击」
「他回来以后心情也一直很不好…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把他安慰好」
「不过，我们的事情就先不说了…」
「总之，我们和春希说了，要他再和雪菜你谈一次」
「雪菜你啊，是不是跟他说了，『在新专业也要努力哦』这种话？」
「你不要总是无意义地忍耐啊…你也说他几句啊」
「不能够那么简单就原谅春希的自作主张啊？」
「知道了吗？　好好再和他谈一次吧？」
「不，不止一次，直到自己认同为止，谈几次都好啊？」
「只要雪菜你愿意的话，我和武也也会陪你一起的」
「先就这样，之后还会再打给你的。再见」

「………啊，对了」
「你今天就二十岁了吧…生日快乐」

「…！」
听完了语音留言，雪菜就想将手机扔出去…却在就要松手之前停了下来，把手机放到了床上。
她已经能够发现，对手机发火，或者是对依绪发火都完全是搞错了对象的行为，这也许说明她已经稍微冷静了一些。
她在这里，已经差不多待了整整一天。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锁上门，对于好不容易帮自己准备了生日会的家人的呼喊完全置之不理，一直抱着腿坐在床上，缩成一团…
「………呜」
在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之后，胃突然开始剧痛了起来。
她最后咽入口中的，仅仅是在回家之前的咖啡店里的一杯咖啡。
那是因为，当时自己面前的“<R那个人|春希>”，已经将自己全身的力气都夺走了…
从友近那里听说了春希换专业的事情之后，她马上为了找他而在校园内徘徊起来。
虽然她明知只要打他的手机就好了，但是一想到也许他会不接，就连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也许是因为工作中腾不出手，也许是因为换专业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也许是因为他再也不想跟自己说话而拒接…
在思考着这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之后，她的心越来越痛了。
那是因为，她害怕那好不容易取回的感情的平衡，又再次化作泡影。

三十分钟后，她终于找到了春希。
…他在正门前，等着雪菜。
春希，好像也已经做好了觉悟。
但是，他好像也已经失去了，用手机给雪菜打电话的勇气。
接着，他们又回到了咖啡厅，开始说起了话。
在三十分钟前和友近一起坐的同一张桌子旁。
虽然从三十分钟前就一直坐在旁边的座位上的同级生都是一脸讶异，但是她已经没有心思注意那些了。

明明隔了这么久，才第一次和他说话…

『是，是这样啊。你想去出版社啊。所以才…』
　不管是不能不问的事情，还是自己至今为止一直藏在心中的思念，还是现在自己感觉到的激动，雪菜统统都无法说出口。
『哎？　啊，不，我觉得很合适啊。春希君很擅长写文章嘛』
　她只是在拼命地装作冷静，听着春希淡淡地叙述着自己换专业的理由。
『是吗…你已经想得这么具体了啊。果然，我还是比不上春希君啊』
　一直，保持着笑容…
『…还能见面吧？』
　怎么见面？
　明明至今都没能见面。
『呐，呐…今后，也可以打电话给你吧？』
　怎么打？
　明明刚才都没能打成
　如果分开了，该怎么样才能有所联系呢。
『没关系的吧？』
　怎么可能没关系。
『我，我在说什么啊。我真是，哈哈…』

真是的，我到底在说什么啊…
　当时自己的话语，断断续续地在头脑中浮现又消失。
　但是，自己是不是真的说了那些应付的回答，她已经记不清了。
　她记得的，只有两人分开时，自己脸上那扭曲的笑容。
　以及，为了守住那几秒钟之后就会完全崩溃的笑容，而像是逃跑一样离开了咖啡店的自己的身影。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问自己这个问题了。
　这是绝对没有答案的问题。是绝对找不到出口的迷宫。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不要这样。
　　我不想要这样。
　　因为，因为，马上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生日啊？

二月十四日。
　世人在过情人节的那个日子，就是小木曽家为雪菜而定的纪念日。
　而且今年，是比平时更加特别的…
「～～～！」

雪、开始飘落。
　从房间的窗户仰望那几近冻结的天空，就会发现和两年前的今天一样，背叛的白色印记从天而降…

………不，那只是幻觉。
　那个时候，春希也没有来。
　那个时候，他也背叛了雪菜。
　这些都是那无法消去记忆，让自己看到的过去的残影的碎片。
　因为现在的雪菜，根本什么都没有在看。
　她只是在黑暗中将头埋在膝盖间，不管是窗外，还是云，还是雪，还是现实，她什么都没有…

「雪菜！　给我下楼来！」
「………」
　从楼梯下，传来了母亲越来越严厉的声音。
　但是，还是不行。
　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家人的脸也不想看。不想和他们说话。
　因为现在，如果谁用温柔的声音安慰自己的话…
　她自己都无法想象，自己会变得多么暴躁，会如何怒吼，然后会如何向对方撒娇。
「至少也露个脸吧！　有客人来了啊！」
「………哎」

『我们和春希说了，要他再和雪菜你谈一次』

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不久前某人刚说过的话语。

「春希君…！」
　所以雪菜马上站了起来…
　然后，她发现一整天坐着不动的身体已经几乎不听使唤了。
　即使她绞尽全身的力量，也只能很蹒跚地行走。
　虽然心里无比焦急，但是却只能缓慢地走下楼梯。

接着靠着势头冲到门口，打开门…

「小木曾…」
「………哎？」
在寒冷通透的夜空之下，雪菜再一次僵住了。
那是因为，完全出乎意料的访问者，出现在了眼前。
「抱歉啊，这么晚还来打扰」

「友近…君？　为什么？」
「要说为什么的话…那是…」
她的反应，从旁人的角度来看，肯定十分令人愤怒。
因为正常情况下，肯定能料到他会来的。
因为，包括同性在内，他是最近见面最多的人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显得非常痛苦…所以我有些担心你现在怎么样了」
「啊…嗯」
即使如此，雪菜还是无法挥去那缠绕她全身的违和感。
那是因为，他和现在该出现在自己眼前那个人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对不起啊，小木曾…」
「什么，事」
这就是现在，已经改变了的雪菜心底里孕育着的，傲慢的，自我中心的想法。
但是这种思想，却丝毫不会降低雪菜的人气和评价。
因为雪菜已经是大人了。
因为她绝对不会将心底的想法表现出来。
…这和几年前，几乎和她成为挚友的某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为我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春希换专业的事情」
「那件事…并不是友近君的错」
「即使如此还是让我道歉…对不起」
「我都说了没有必要…」
我真的没有在意。
因为春希做出决定里，并没有他的要素介入的余地。
「还有…小木曾，你准备怎么办？　今后」
「怎么办…我怎么知道」
已经不要再管我了。
我想要一个人独处。
现在，我已经没有心思想其他人的事情了。
「我现在依然想要保持以往的状态，即使那家伙已经换专业了」
「保持…以往的状态」
「和以往一样，依然是挚友…这个意思」
「…」
能够轻松的说出挚友这个词的他，显得有些耀眼，也让自己有些嫉妒。
打从心底里感到羡慕…
「因为还是会和以往一样，几乎每天都在打工的地方见面…不过，因为上的课不同了所以也许无法向以往那样一起考前复习了」
听着他那些乐观的话语，沉浸在羡慕之中的雪菜…
「所以，你可以像以往一样利用我就好了，不用多做顾虑」
「………哎？」
在一段时间内，都没能理解他接下来的话是什么意思。
「啊，不，我不希望你往坏的方面去理解…」
「那，那个…？」
「该怎么说呢，你喜欢春希这件事，我确实很高兴」
「呃，嗯…？」
「而且，你对他如此专一的性格，也让我很有好感」
雪菜终于发现了，自己感觉到的违和感，其中之一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他的称呼不知何时，已经从“小木曾”变成了“你”…
「我之所以被你吸引，并不是因为可爱，也不是因为你那华美的气质…啊，不，当然这些我也是很喜欢的」
「？」
他的言语之中，已经开始混入了其他男人经常对自己说的话。
这样下去的话，称呼马上就要变成“雪菜”了…
「比起这些，我更中意你的本质，而不是外在」

－－被表白了！
他说了，被我吸引了。
他说了…喜欢我。
………被骗了！

然而，实际上友近完全没有错。
这只是雪菜在曲解他的好意…
这是由于雪菜的“真正的”“本质”而产生的想法。
「因为，你比谁都更早的发现了春希的优点」
－－不对，不对…
不是…比谁都早。
我是第二个。

友近的话语，从雪菜的皮肤上滑过，接着被吸入了地面。

滑过的瞬间，被触碰到的肌肤，忽然感到了一阵恶寒。
「完全无视那些接近自己的人，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而喜欢上了他，接着自己主动去接近…」

－－不对，不对…
这不是只靠自己的意志而行动的。
是因为“第一”太过于强大，所以只能自己主动行动别无他法了。
「所以，春希也因此，喜欢上了大家都认为对他来说不合适的你」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评论我和春希君的事情吗？
对于三人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现在在说着我们两人的事情吗？

「所以，今后你也只要像以往一样就行了」
友近的话里，没有任何谎言，也没有陷阱和策略。
「所以，今后你还是可以一直利用我」
这是真挚、诚实的，只是想传达到对方心中的，真实的告白。
「我会成为你唯一的，能够毫无保留地谈论春希的一切的，那个朋友」
…只是，如果要说他想错了一件事的话，那就是他那些真诚的话语和感情，打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传达到现在的雪菜心中，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
无论是真挚，还是敷衍。
无论是诚实，还是轻浮。
对于现在的雪菜来说，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如果即使如此…」

－－不要再说。

「如果即使如此，你们还是无法回到从前的话…」
－－不要再说。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我，会取代春希的…」
「啊…」

－－他说了。

「生日快乐，小木曾…」
「………」

－－被告白了。
让人趁虚而入了。
「我希望你能收下这个」

－－对不起，春希君。

两年前被他背叛。
一年前开始被他疏远。
然后现在，连待在他身边也不被允许…

－－对不起啊。

即使如此，雪菜的脑海中，还是只想着那名<R背叛者|春希>的事情。
『我能够理解，春希想要从你身边逃开的感受』
『因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很真挚，因为他很诚实』
『所以，他才无法原谅背叛过你一次的自己』
『我也想支持你们两人』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你们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呢』
『所以，我觉得忘掉会更好』
『你其实也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了吧？』
『因为你一直都无法忘记春希，所以反而一直让春希很痛苦啊』
『对，春希很痛苦。而且你也很痛苦』
『所以，能不能让我来缓和你们两人的痛苦呢？』
「………」
在友近离开之后，雪菜依然伫立在门口没有动弹。
不，友近在的时候，她也根本没有动过。
对于他的告白，她并没有表现出那标志性的略带困扰的笑容。
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还是微笑，还是哭泣…她都没有做到。

眼前的地面上，是他留下的礼物包裹。

“谢谢”也没能说出口。

明明今天是<R能够回赠礼物的日子|情人节>，却什么也没能给他。

而且，连收下礼物都做不到。

她只是呆呆地，注视着他和天空以外的地方。

即使是递出礼物友近，也对雪菜那样的态度无所适从。

…不，他肯定被伤到了。

「………」

但是雪菜，却没有心思去关心友近了。

她已经混乱到无法做任何思考了。

因为比起他，自己被伤得更深。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让自己无法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罪。

而且，还因为…

「你在的吧…」

因为她注意到了。

「………春希君」

在友近离去的时候，一瞬间，街角出现了一个吃惊的人的身影…

雪菜通过街角的反光镜，看到了那个人的身影。

「雪菜…」

在雪菜叫出他的名字之后，过了足以进行三次深呼吸的时间，街角的人影终于走了出来。

那是和昨天见面时，一模一样的春希。

和昨天分开时，一模一样的春希。

和转告自己说他要换专业时，一模一样的，春希。

「你全都…看到了吧」

「雪菜…我」

「不用再说了」

看到他的表情，她已经全都明白了。

她已经知道了，刚才的对话，春希到底听到了多少。

「没关系的…」

不过，其实最近一年多，他在她面前，只露出过这种表情。

明明总是会教育别人『和其他人说话的时候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却在和雪菜说话的时候总是避开视线低着头。

在他脸上，从来都只有着难堪、后悔和罪恶感这些几乎一成不变的感情。

「为什么，你刚才不现身呢？」

「那是因为…」

不过，春希肯定也是一样，最近一段时间，都只看到过现在这种表情的雪菜。

那种仰视着春希的脸，略带恶作剧般微笑的表情已经被隐藏，剩下的只有那种本人自以为在笑，却连淡淡的、虚幻的笑容都看不出来的表情。

「是因为考虑到了友近君的感受吗？」

好痛苦。

好难堪。

因为被他看到了。

最不想被看到的场面，被最不想被看到的人看到了。

「我觉得…他是真的在为我们担心。为了雪菜，也为了我」

「啊，是…是这样啊」

所以，她想要道歉。

因为她让那个对于春希来说可以称作挚友的人，有了难过的经历。

因为她在不知不觉让他会错了意。让他受到了伤害。

而且…虽然最后这些其实只是期待…

也许，春希也因为这件事而很不愉快。

也许，自己让他感到嫉妒了。

「你和友近君…关系真的很好啊」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她必须要真诚地道歉。

拼命地缠在他身边，哭着说，会答应他的一切要求。

「他…一直都很努力。比我这样的人要努力多了，所以…」

「嗯，是啊，我也这么觉得。真的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雪菜…」

然后，以此为契机，让双方都将心中的脓水化出来。

这次，一定要和好…

「所以，你就给他了？　把我，让给他了？」

但是，已经太迟了。

雪菜内心的表面，已经被摩擦殆尽。

「是他的话就能放心了？　觉得他会很珍惜我？　会对我很专一？　会一直待在我身边？」

接着，堆积在内的，就如残渣一样漆黑的思想开始四溢而出。

「春希君就可以放下肩头的包袱了？　就可以毫无留恋的忘记我了？　就可以不再痛苦了？」

无论是春希，还是雪菜，还是两人的历史，还是三人的过去，一切都被污染，被掩盖。

「那太好了啊…真是，太好了啊…！」

就算用手拼命地按住心口，黑色的思念还是从指尖喷洒而出。

「不是说给，也不是说让…雪菜你是属于你自己的吧。不是属于别人的吧」

「你难道觉得我现在想听的是这种普通理论吗！？」

「雪菜…」

「…」

春希，终于肯正面面对自己了。

「对不起…」

但是他的脸上，有的只是比低头时更深的绝望。

——不，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
我只是，只是想道歉而已。
「我一直，一直都…很对不起你」
在她觉得“糟了”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春希已经伤得比雪菜想象的更深，而这个事实也深深地伤害着雪菜。
于是，又再次陷入了那不变的恶性循环。

「我明明知道，是我让雪菜这么痛苦…」

——不是这样的啊。
错的是我啊！

「但是，我却总是什么都做不到」
——让你这么难过，真是对不起。
让别人趁虚而入，真是抱歉。

「总是无法前进，却又无法后退」

——我的心中，一直都只有你一个人啊，真是对不起…

「所以，再让我说最后一次」

——所以，拜托你生气吧。

「对不起，雪菜…」
——发火吧。对我怒吼吧。
…打我，也可以的。

「我已经伤害了你那么多次，虽然这些都是无法原谅的事情，但是，还是让我说一声，真的对不起」

——那样，就会有契机了。
我们就会有契机，再一次将真心传达给对方。

「但是我…」

——然后我才终于可以。
终于，可以。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将这事情，做个了断的」
「啊，啊哈…」
雪，开始飘落了。
在这个，除了雪菜以外，再无他人的地方。
「啊哈哈…哈哈…」
在这几乎冻结的寒空之下。
只要抬头，就会看见，和两年前的今天一样，背叛的白色印记从天而降…
………这次，终于是真的了。
那个时候，春希没有来。
然后现在，春希已经离去。
那个时候，他背叛了雪菜。
然后现在，他依然背叛着雪菜，逃走了。
无法消去的过去，又再一次，造成了同样的现实。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
内心已经四分五裂的雪菜，已经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抑制那份现实了。

——这次，终于可以忘记了。
如果会变成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待在他身边了。
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从我身边离开。
——那么，就忘了吧。
把他令人厌恶的缺点堆积在自己心中，将他忘了吧。
让自己变得讨厌他吧。变得非常讨厌他吧
现在我马上就发现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他的缺点。
那就是，我讨厌他这样沉默地，离我而去…

——呐，春希君，我们的关系，这次，终于真正的完结了啊。
太好了啊…还有，永别了。

第三章　三年后的，那份思念

四月。
雪菜进入峰城大学的第三年。
现在是校内广播台不再播放<R冬季固定曲目|无法传达的恋爱>的季节…

「雪菜～，下周末的迎新联欢会你可一定要来啊！」
「系里的学长们可是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你叫来呢！」
「知道了知道了……我去就是」

新的学年，大家依旧还是围着雪菜转。
「你没什么别的事情吧？　你第四节课要来的吧？　一打下课铃我可就要把你给拐走了哦」
「我会从一早上就开始监视你的。可不要想试图作出什么奇怪的举动哦」
「真是的，我都被这样提醒过五次了。你们就这么信不过我吗」
「当然信不过……」
「你还好意思说，研讨会合宿的时候不就放我们鸽子～」
「都、都说多少次了…那天我得了流感了…」
从二十岁生日那天开始的一个半月…
一直到新学期开始为止…雪菜整个春假都是在家里度过的。
当然，罹患流感卧病在床只是她为了推掉合宿找的一个借口。每天从早到晚，什么事都不干，只顾一个劲地回避其他人。

『北原哥都不肯约你出去玩了吗。你真是完蛋啦，姐姐』
『春希君春假一直住在打工现场。和某个整天只会窝在家里打游戏的弟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某人’的姐姐也不一样么…得，再说下去就太寂寞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在家里也总是这个样子…
换句话说，她还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和春希分手的事实。
于是雪菜又发现了春希一个令她讨厌的地方。
那就是，让她自己撒这种丢人的谎。

「哎，那个时候可真是够呛啊」
「就是就是，毕竟干事组可是缺了两个人呀～」
两位<R施压人员|友人>即便是在缅怀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也不忘给雪菜施压。
但是他们的语气，于是说是恨之入骨，倒不如说兴趣盎然…
「呐雪菜，虽然一次次追问你我也很不好意思，但你能不能老实交代一下」
「…你和友近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管你问我多少次，回答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话题不知不觉中变成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毕竟那时候你们两人在同一天打电话来说不去了呢」
「大家都在议论，说这两个人是不是事先商量好一起私奔…错了，溜掉的」
「传闻说到底也只是传闻啊…这种无聊的事，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啊」
说到友近，和春希一样，自从生日那天晚上起，雪菜就再也没有见过。
所以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谁都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除了雪菜自己心中。
「但是，那段时间你们关系不是超级好吗，还真以为你们好上了呢」
「而且升到三年级以来就没见到过他啊…」
「就是就是，所以我们一直在想你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是吵架了吗？」
「吵架什么的…怎么可能呢」
如果对方不是可以让自己说出真心话的人，那就根本不会吵架。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再别说这个了…」
「就算你这么说，那时候我们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啊」
「就是就是，还好那时候，已故班长君突然出现力挽狂澜……」
「说的是啊，要是那时候北原君不在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我保证下次绝对不再这样了！所以求你们别说了！」

看样子，雪菜和友近的缺席，似乎促成了一场好戏。
按照她们的话说，当时因为他们两人出乎意料的缺席而导致剩下的干事因为把握不住出席人全貌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救世主，代替他们完成了工作。
…这个人就是从春天起确定转系并退出研讨会的北原春希。
他运用他与生俱来的协调能力、吃苦耐劳的意志，以及那不畏惧教授不害怕学长的大无畏精神，把出席者名单整个重做了一份。
不光如此，还亲自参与合宿，把雪菜和友近、甚至其他干事的工作，都全部审了一遍，如有不周之处，则毫不留情地指出并予以解决，最终把所有干事管理的可谓是井井有条。
旅馆房间的分配，滑雪场的接送，宴会的后勤，物资的采购等等，看似不动声色，实则运筹帷幄…
最后还陪着滑雪时摔伤的学长提前返京了。
听那些干事叨叨着这段略有些莫名其妙的传说，雪菜怒气心生，真恨不得骂上一句：“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但考虑到毕竟那天自己“生病”了，也没资格骂什么，所以便一句话也没说。
事后，雪菜开始觉得，春希这种也不知道图个什么就帮别人做这做那的行为是错误的，进而觉得，这不是春希的长处，而是短处。

于是雪菜又发现了春希一个令自己讨厌的地方。
那就是这种令她罪恶感油然而生的、有些挖苦人的“助人为乐”。

四月差不多过去了一半。
教授们也差不多也结束了自我介绍和课程概况，准备开始讲授正式的内容了。
「果然…没有来吗」
在校园北边第二食堂的入口处，站着一个看起来似乎在等人的女孩。这个女孩，正是雪菜。
虽说近日天气已经转暖，但到了下午第四节课结束的时候，还是有些凉的。于是雪菜就在这样一个略带寒意的傍晚，独自一人静静的站着，抱着肩，稍稍有些哆嗦。
她的视线锁定在了眼前三号楼的正门。
时不时，会有那么几个上完了课或者参加完了讨论班的同学从这个门里出来。
顺带一提，这里的第二食堂跟三号楼，和坐落于校园南侧的政经系六号楼是处于截然相反的位置的。
在东西近南北远的峰城校园里，要从南走到北或者从北走到南，没有个十来分钟，恐怕是不行的。
那为什么平常一向懒得出门的雪菜，今天会专门走上这么长一段离呢？
「春希君…究竟是怎么了」
自然，是因为这里是文学部的领土。

前几天，在和依绪通电话的时候。雪菜得知了一件令她十分在意的事情——
这学期刚转到文学部的春希，自开学以来，出勤率一直不怎么乐观。
据说武也一个文学部的<R朋友|女友>称，这星期就在三号楼遇见过春希三次。
对于一个普通的文科大学生来说，这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曾在政经系一度被大家冠以“资产阶级大学霸”之称的春希来说，这样的出勤率，可以算得上的紧急事态了。
…但话说回来，从依绪还在向雪菜传达春希的传闻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人所持有的信息并不对称…
换句话说，雪菜还没有告诉朋友自己和春希分手的事。
这保密程度简直到了令人怀疑她到底是不是想分手的地步。
「………唉」
越是回想起之前的事情，就越发地觉得自己可怜，雪菜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就算自己再这样苦苦守候春希，又能如何呢。
就算春希今天到学校来了，自己也不可能能够跟他说话。
只能先因为他的出现松一口气，然后暗自埋怨春希这种惹人担心的行为。
可是他今天如果真的没来学校，自己又不能打电话确认。
只会让自己更加不安，然后更加在意。
她只能承认，自己现在的行为，既极其没有意义，又像极了可怜的跟踪狂。
可是从雪菜的角度来讲，这全都要怪春希。
明明总是叫别人不要翘课，自己却不来上学…
口口声声说转系是为了将来的工作，但实际行动却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让人如何能够放心。

她有些讨春希害自己专程跑这么远。
她有些讨厌春希害自己做这种可怜兮兮的事。
她有些讨厌春希那害得自己如此担心的胡闹行为。
三个“有些讨厌”撞到一起，于是雪菜又发现了春希一处让自己讨厌的地方。
「啊…！」
虽然内心在为了缓和已经皱起的眉头而进行着激烈的鏖战…
但从三号楼走出的某个眼熟的夹克男，雪菜却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看漏掉的。
「………诶？」
顺带一提，黏在那个眼熟的夹克男身旁的女孩子，雪菜也是不会看漏掉的。

「啊喂春希～，好久没见到你，今天你可得陪我喝上一杯过过酒瘾啊～」
「谁管你上周的宿醉啊。还有，放开我」
「人家难得给你接个风，你这是什么态度嘛」
「你这说的好像以前有哪次你出了钱似的」
「讨、讨厌啦～，人家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嘛」
「真巧啊，我和你一样。所以这个月很多兼职要做，很忙的。再见」
「啊～你这个薄情的家伙～！　你忍心眼睁睁看着人家没酒喝吗！」
「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不是很好吗。行了快松手，衣服要扯坏了！」

「………」
无法主动去接近他，但也没有办法逃走。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春希和那个黏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从自己眼前走过。
雪菜躲进暗处，一面给他们让出道来，一面却又不禁因心中的屈辱而微微颤抖。
她看不见那个女孩子的长相，也不想去看。
但是，光听那女孩的声音，光看那女孩的态度，就能明白那女孩和自己不是一种类型的女生。
心直口快。开朗阳光。
最重要的是，女孩被他所接受，这一事实。
…这三者，都是雪菜自己所曾经拥有过，而现在却已经失去的东西。

于是这时，雪菜又发现了春希一处令自己讨厌的地方。
人家如此担心，他却狗咬吕洞宾。太讨厌了。

「他好像…瘦了些？」
凝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伫立在当场的雪菜，又在心中埋下了一颗挂念的种子。
「那接下来就由我………好，今后还请多多关照，干杯～」

「啊，好…请多多关照…嗯…」
「喔～这感觉不错这感觉不错。不错嘛小木曾同学！」

「等等学长们，你们可别像这样灌她呀？　这孩子平常只喝个一两口的」
「不不，照这情况来看她应该很能喝啊」
「你平常肯定有保留实力吧？」
「不是不是，您说笑了………承蒙您的款待」
「雪、雪菜…？」
「喔～不错啊不错啊～。那接着和我来一杯吧…」

在周末的迎新联谊会上，雪菜举杯的频率比以往快了很多。
平常那保守拘谨的态度已不见了踪影，几乎可以说是“有酒必应，有问必答”，不过对于无聊的话题，她倒也不会故作笑容。
对于平常总是被雪菜放鸽子的那些同学来说，这样的画面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而且谁都想不到，这竟是因为他们的“偶像”因为某个最近转到文学部的男生而在吃醋…
「这个衬衫好可爱耶，今年刚出的吗？」
「啊，不知道呢…随便买的啦」
如果说在甩卖和特惠市场，同时考虑到价格和外观而仔细甄选的行为可以称作随便的话，那雪菜的说法倒是正确的。
除了在附属时代，雪菜放松了的那半年以外，她一直都是一个很在意虚荣的女孩子。
虽然她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虚荣和坚持，到底是为了谁。
「你肯定只会对跟自己等级差不多的男生感兴趣吧？」
「你比较喜欢愿意为服装等东西花钱的男人吗？」
「我都说过了，学长们，不可以问雪菜这种问题…」
「怎么说呢…虽然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愿意为服装花钱，但是还是会对讲究外观的人比较有好感啊」
「雪………雪菜？」
「哦～，是吗是吗～，果然是这样啊～」
「不过话说回来，对方可是要走在峰城小姐旁边的男人啊。这必须是最低条件吧」
虽然这只是相当普通的社交词汇…
但是，“那个”小木曾雪菜第一次说到自己对于男人的兴趣，这对于当场的男学生们来说可是相当的大事件。
「呐，小木曾妹妹，能不能给我一个评价？　我今天的这件衣服，配不配得上你啊？　这好歹也是意大利的进口货…」
「所以说你什么都不明白啊。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首先你要把自己这个人的等级提高才行啊～，首先你这个人本身就不够格吧」
在周围的男生们因为自己的发言而躁动不已的时候，雪菜她…

——是啊，你也稍微注意一点啊。
你跟那个女孩子走在一起的时候，还是穿着去年那一件夹克吧。
你都换女朋友了，衣服也该换了吧…

罪过的是，她现在思考着的，却是和这里的男生们完全不一样的，和自己刚才说的类型完全相反的男生的事情。
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从附属时代开始就没有变过发型，从时尚的角度来说除了整洁以外就没有任何优点的，很土气的男生。
而且，虽然自己无法做出冷静的评价，但是要别人来说的话，样貌也只是平均等级…
肯定如果让这里的人来评价他的话，所有人都会断定，他不符合『走在小木曾雪菜身旁的男人』这个要求。
但是，被大家称为峰城小姐的女孩子，却在两年间一直被那个男人左右着。
就算自己花了那么多心思和钱财，他全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那个时候，雪菜又发现了春希一个令自己讨厌的地方。
她讨厌他那么不注意、不在乎自己的打扮和虚荣。

之后，学生们也以雪菜为中心，在迎新联欢会欢闹着…
即使如此，在过了两个小时以后，学生们也终于因为闹累了相继散去，气氛也逐渐冷却了下来。
于是，大家的话题也逐渐变成了友人的近况这种更贴近生活的内容…

「说起来，不久前我看见友近了啊」
「啊～，在哪里？」
「我家公寓。他和帮我隔壁搬家的工人混在一起」
「说起来那家伙没有在研讨会露过一次脸啊。他还想读大学吗？」
「我也这么问了他，但是他吞吞吐吐的…」

「如果他辍学了我会很困扰的啊，我一直指望抄他笔记的」
「不要因为这么不够朋友的理由担心啊…」
「因为现在北原已经不在了，他就是最终防线了啊」
「啊，对了对了，那个北原也和他一起在工作现场啊」
「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就在三个地方一起打工了？」
「不说那个他们基上了的传闻，但是北原转系了以后他们还是在一起啊」
「果然头脑灵光的人之间就会有共通感吗…？」
「什么意思？同志…？」
「………」
「………」
「那个…小木曾？」
「啊…不要管我，你们继续说吧」
「那个，就算你说不要管你…」
「学长们统统都在盯着我们看啊…」
在最角落的一张桌子旁，闹累了的两个男人在悠闲的说着没什么大不了的传闻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本应独占着所有人注意力的雪菜悄悄地混进了他们中间。
…那正好是在他们说到『那个北原也和他一起在工作现场啊』的时候。

「啊～，真是的，太让人心烦了！」

高跟鞋被她用力地踏在地上，那令人讨厌的咔嚓声意外的响亮，让高跟鞋和雪菜的寿命都稍微缩短了一些。

从末次町车站到家为止徒步十五分钟的归路中，雪菜时而像刚才那样发火，时而消沉，时而兴奋地快步走着。

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四十分。

在九点结束的一次会后，理所当然的相信雪菜也会陪他们参加二次会的男生们的期待，却被雪菜一句『家里有门限』而简单地背叛。接着她又将想要送她的男生们也轻松地拒之千里，然后迅速地在车站的检票口消失了。

虽然这对于同级的女生们来说，这是让她们感到『啊，又变回平时的雪菜了』而感到放心的展开，但是对于不知道她的保险距离的本系的男生们来说，却是能让他们的气氛一落千丈的悲惨事件。

但是对雪菜来说，这些事情都完全无所谓…

－－果然，他还是为了友近君啊。

并不是，为了我啊…

在酒会中，一听到春希的话题，雪菜的表情一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但是，在听到了那个传闻的详细内容之后，她却一点一点的暴躁了起来。

春希即使转系了，但是现在依然和友近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依然和他有着交流。

但是，他却没有跟自己联系。即使自己到了他附近，他也没有发现。

对于那时的事情，他既没有抱歉，也没有反对，也没有说借口，也没有责备雪菜。

但是，对于出乎他的意料，对雪菜告白了的友近，他却没有断绝联系。

这对雪菜来说，是无法原谅的事情。

因为，这样就清楚地将那件事解释清楚了。

在春假的合宿期间，他想要保护的对象到底是谁…

他之所以多管闲事，只是为了那份以后依然会持续下去的友情…

－－你还是对谁都那么温柔，一点都没变啊，春希君。

但是，你却对我一点都不温柔，真是太过分了…

你即使面对女孩子也还是会说教，一点都没变啊，春希君。

但是，你却不肯对我说教，真是太过分了…

你还是会管朋友的闲事，一点都没变啊，春希君。

但是，你却不会管我的事情，真是太过分了…

那个时候，雪菜又发现了，春希两个令自己讨厌的地方。

她讨厌那个，正在和友近以及新的女友，朝着别的世界走去的春希。

她讨厌那个，已经离开了自己永远无法逃离的世界，已经消失不见的春希。

「真是………太让人烦心了啊！」

脑海之中，已经逐渐被春希的身影填满。

越来越多的“讨厌”聚集在一起，让自己对春希的思念更胜以往。

「…啊」

雪菜，从最开始就做错了。

其实她不应该“讨厌”，而是应该贯彻“不关心”。

…但是，这样理所当然的事实，对于现在正在看着折断的高跟鞋而呆然伫立在路中间的雪菜来说，肯定是无法理解的。

五月。

在黄金周最后一天，阳光明媚的午后。

「呐，姐姐，虽然这话也许不该由我来说…」

「既然这么想就不要说」

「在春假之后，黄金周也一直蹲在家里，你真的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有趣吗？」

「都叫你不要说了…」

雪菜确实是用弟弟指责的方式度过了长假。

她依然从早到晚都无所事事，只是在躲避着别人…

「明天开始又要上课了啊…真是不想去啊」

「…五月病？」

但是，能够逃离现实的日子，也只剩下一天了。

今天结束之后，又要回到那与众多的人接触，却接触不到春希的日子。

明明即使是在同一个专业的时候，也几乎没有说什么话。

明明已经在一直孤独之中度过两年了。

明明已经在春天分手了。

明明已经没有必要再被虚无感侵袭了。

但是雪菜却依然在给自己增添新的伤口的同时，无为地等着明天的到来。

…在雪菜即将更加消沉的时候，门铃突然发出了高音。

「姐姐，有客人」

「姐姐现在穿着睡衣」

「我也穿着睡衣啊」

「我穿成这样出门接客邻居们会很罗嗦的哦。那样怎么行呢？」

「那你就在家里也穿好能见人的衣服啊…」

确实，在邻居们的眼中，小木曾家的长女，不管是样貌上还是人格上，都是“十分不错的女儿”。

但是那样的评价，对于每天都亲眼看着她在家里如此懒惰的<R孝宏|弟弟>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

「你看，又响了哦」

「我知道了啦…来了～来了，请你稍等～！」

在门铃第二次响起之后，孝宏终于一脸不情愿的以身着睡衣的姿态走向门口。

虽然在客厅里就有录像监控装置可以看到门前是谁，但是在所有人都无忧无虑的小木曾家里，没有人会去使用那个防盗

装置。
于是，马上就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接着是孝宏和某人说话的声音，然后又是从走廊走回客厅的脚步声…
「姐姐，客人找你」
「…谁？」
她实在已经没有那种无条件期待来客是春希的积极态度了。

于是，三十分钟后…
在离家步行十分钟的咖啡店的窗边的座位上，出现了两人对面而坐的身影。

「好久不见啊」
「…有那么久吗？」

什么“有那么久吗”，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有三个月了。
「在那之后，一直没能和你联系，真是抱歉。实在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
「哦」
雪菜身上，也同样发生了很多事。
「你是不是…稍微瘦了一点？」
「可能吧…我也不清楚」
「我足足瘦了八公斤啊…我现在在搬家公司打工，实在是太累人了」
不管他是瘦了还是胖了，不管他是晒黑了还是变白了，她完全都没有注意到。
…毕竟，她已经不记得，以前的他是什么样子了。
而且，她也没有心情去仔细确认他现在的样子。
「然后，你有什么事？　…友近君」
虽说是有条件了，但是她还是稍微有点期待，然后果然还是被背叛了。
「我很在意啊…毕竟像那样不了了之了」
「………」
友近露出了那稍微有些害羞，又有点抱歉，还有点不知所措的笑容。
但是，现在的雪菜的眼中，那表情却不会和任何人重合。
那只是一名自己认识的男性的，有些困惑的表情而已。
「然后，那个…长话短说的话，就是」
「那个…」
「嗯？」
「虽然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要快点回去」
「啊，对哦，抱歉。我明明说了长话短说，却一点都没有短说啊」
空余时间还有很多。
这之后的预定，除了回家吃晚饭以外再无其他。
但是，她不想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
「那个啊，小木曽…关于当时那件事的答复…」
「………」
「………」
「………」
「…这样啊」
在听到了友近那也许是绞尽了勇气才说出的告白之后…
虽然是自己催他快点开口的，雪菜却只是用完全的沉默回答着他。
「抱歉啊，小木曽…让你难过了」
「………」
雪菜很明显地撇开了视线。
她绝不会说『没有那回事』去否定他。
「那我就先走了」
「………」
然后，她依然无言地表示默认。
「啊，对了，还有…」
「………」
雪菜，已经变了。
从三个月前的，她的二十岁的生日起，她又微妙地改变了一些。
「这是有关春希的事情…」
「………」
她不再在形式上对谁都平等对待了。
她不再对谁都假装温柔的表情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他…」
「………」
她不再是那个祈祷谁都能幸福的“好孩子”了。
小木曽家自豪的长女，变得更像坏女人一些了。
「你果然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吧？」
「………」
虽然她依然散发着吸引对方的费洛蒙。
但是却装备上了刺退接近自己的人的尖锐荆刺。
「你果然，真的…和他分手了吗？」
「………」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状态的话，也许会让自己的敌人变得更多。
因为她比普通人的人气要高出很多，所以也许也会变得比普通人更令人讨厌。
「…不，这也是小木曽不想提起的话题啊。忘了吧」
「………」
对，简直就像是<R她|雪菜>仅仅只在一瞬之间成为了挚友的<R她|和纱>一样…
「那么，我这次真的走了…」

「等等」
「哎？」
「春希君，怎么了？」
「………」
　这次轮到友近沉默了。
「春希君他，到底怎么了？」
「………噗」
「什、什么？　怎么了？」
　然后，这次又像是对她无奈了一般笑了起来。
　因为她那无论是说法还是时机都太过自我中心的提问。
「小木曾，还真是残酷啊」
「…哎？」
　但是，他却知道这一点。不，从第一次和她说话的时候起，他就知道了。
　雪菜那近乎无意识的残酷的行为。
「只要一提到春希的事情，你性格马上就变了啊。别人会怎么想，你完全都不在乎啊」
「哎？　哎？」
　但是对于雪菜来说，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人指责“残酷”…
　仿佛诅咒春希一般一直在自己心中重复着的那个词语，就像是诅咒一样直接弹回到自己身上，而自己却只能眼睁睁地被刺伤。
「亏你这种性格还能得到那么高的人气啊…」
「………春希君，他到底怎么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雪菜，已经变了。
　………但是，她最本质的地方，好像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
　不管是从好的方面来说，还是从坏的方面来说。
　友近之所以从四月起就没来大学，是有原因的。
　不，即使回朔到他二月份没有参加合宿，也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为，他卧病在床的母亲的手术日期终于决定了。
　而且，还是在合宿出发的当天住院，第二天就进行手术的紧急日程。
　时间，金钱，觉悟，将来…被众多问题压得喘不过气的他，除了依靠那个因为“那天夜里”的见面而使双方都很难堪的春希以外，已经别无他法了。
　春希在接到电话后，三十分钟就赶到了。
　他一如既往地冷静，一如既往地指挥人，一如既往地喜欢说教，那态度就好象那天夜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在呵斥激励了友近之后，马上就开始了行动。
　首先是对马上就要进行的住院手续做准备，调集了资金，然后是收拾合宿的烂摊子。
　…也就是说，合宿的时候，春希帮的，果然不是雪菜。
　不管友近的事情有多么深的缘故，是多么的无可奈何，也不管春希的做法是多么地符合他的作风，这个事实都是无可动摇的。
　在手术可喜可贺的成功，友近也终于送了一口气的那天晚上，春希从合宿的地方回来了。
　在听到喜讯之后，他也送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为不知为何脚骨折了的学长办住院手续。

　友近母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在三月中旬终于出院了。
　那段时间里，春希也忙里偷闲，来探访过她几次。
　经历了这些之后，友近的夙愿，也就是他母亲的痊愈之日，大大地提前了。
　但是他们两人都清楚，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至今为止的手术费，住院费，以及今后的诊疗、恢复，以及药物的费用…
　虽然有保险，但是费用已经超过了那个额度，已经让友近没有能力支付学费，也不是他只靠打工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友近就像理所当然一样，决定放弃学业，开始工作。
　…但是，对于那份贵重的决心发出了强烈反对的，正是春希。
　春希为他的才能感到惋惜，为他以前花费了一年终于取得升学资格的努力感到惋惜，接着花了三天三夜劝说他不要放弃，说只要撑过现在，这段经历将来肯定大有益处。
　面对那过于缠人的态度，友近终于放弃了抵抗，马上开始了行动。
　将能够同时取得奖学金全部调查出来，作为继续学业的基础。
　接着，为了赶上近期的学费的上缴截止日，在已有的两份兼职的基础上，从四月开始又在搬家公司打工。
　当然春希也和他一同在现场工作，一直监视着因为不习惯重体力劳动而差点被压垮的友近，并呵斥激励着他。
　他的形象和态度和所作所为，让一直坚定不移地把他当作大恩人的友近，差点把他看成了魔鬼…
　然后，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
　在昨天，友近和春希两人的薪水合起来，终于足够支付学费了。
　所以昨晚，两人真诚地举杯庆祝了。

「如果没有春希在的话，我早就放弃读大学了」
「………」
「我从来没有见过会如此介入别人生活的人。即使是会索求回报的人，一般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的」
「………」
「我觉得他很愚蠢，又很烦人，也觉得他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
　雪菜又回到了沉默的状态。
　她拼命地，将那摇曳不定的视线移向别处。
「所以，我觉得他…」

「………恭喜你」
「小木曾？」
　但是，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再贯彻不关心的态度了。
「你母亲的事情，恭喜你…我祝她能早日痊愈」
「啊，啊啊…谢谢。然后…」

「嗯，我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这是真的哦？」
「小木曾…」
「抱歉啊友近君。我太拘泥于一些小事，让你有了不快的回忆」
「不，没有那回事。不懂气氛的人是我。还有…」
「所以…我已经要走了。真的对不起」
　内心…几乎要崩溃了。
　她一直以为，从二月的那天开始，自己的内心已经崩溃了。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她只是把一切都当成别人的错，然后一心以为自己崩溃了而已。
　因为，错的并不是春希。残酷的人并不是他。
　她充分体会到了，做错的人，残酷的人，其实，都是两人中的另一人…
「不，等等啊小木曾。我还没说完…」
　雪菜绝望的理由，和友近的话题的本质并没有关联。
　那并不是因为她在知道他为了朋友做的那些事之后，而为自己不知情的憎恨而感到羞愧。
「对不起…放过我吧」
　而是因为，在她知道了他真正的坚强、高贵之后…
　她依然会嫉妒友近，以及他的母亲。她充分感觉到了，自己的丑陋。
「…你不听的话一定会后悔的哦？」
　在听着友近的话的时候，雪菜又高兴，又十分悔恨，一直紧咬着嘴唇。
「不可能再有…让我更后悔的事情了」
　春希果然一点都没有变。
　但是，在那个时候，比起自己，他果然还是更优先友近。
　即使听到了那么无可奈何的原因，女人的自尊还是让她觉得一切都无法原谅。
　自己，真的是残酷的“女热”。
「我说了，昨晚我和春希举杯庆祝了吧？」
「不要再说了」
「他说着，这样我就又可以上学了。他高兴得简直就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我叫你不要再说了！」
「然后…他跟我绝交了」
「那种事情跟我有什么关………哎？」
『等等啊…你在说什么啊春希』
『就是说，我借给你的钱不用还也可以。不用客气放心用吧』
『不，那怎么行啊。正因为是朋友，所以钱的事情要好好…』
『不行的人是我…因为，现在开始，我会对你做出最恶劣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只要一次就行了…让我揍你一拳』
『………春希？』

『抱歉，虽然事到如今才旧事重提，但是我是一直忍到现在了。
　本来有好几次都快爆发出来了，但是还是一直忍到你母亲的手术结束为止了。
　接着，又拼了命，一直忍到她出院为止，忍到你能够付得起学费为止。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了吧？　现在开始，即使我不在了，你也有办法能解决了吧？
　所以，已经可以了吧………你这混蛋给我适可而止啊！
　你喜欢上雪菜了吧？
　你在我眼前，对雪菜告白了吧？
　你想从我手中，把她夺走是吧…！？』

『那是因为，你不是在回避小木曾吗』
『那又如何…』
『你不是…想和她分手吗』
『你明明不清楚我们的情况，不要说的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一样！』
『春希…』
『我，我…背叛了雪菜。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接受雪菜。这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让雪菜和我之外的男人…那种事情，我无法接受』
『那对她岂不是太残酷了？』
『是残酷。是很残酷啊！
　但是，我还是会这么想啊。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啊！』

『友近，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你是个比我的挚友更好的人。
　你的话，也许能够让雪菜幸福。
　但是，我不想看到，除了我之外的男人，在我眼前让雪菜得到幸福…』
『从今以后，如果你有麻烦就跟我说。我会不遗余力地帮你
　但是，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然后，他真的揍了我一拳。这就是那痕迹」
「………」
「但是那家伙好像从来没有揍过人，所以好像他的拳头受到的伤害反而更严重」
「………」
　雪菜双手都紧握成拳，撑在膝盖上。
「说实话，当时我们两人样子都很难看」

　接着，又将拳头拉倒大腿根部，握得更加紧了。
「但是，春希他是真的非常认真。所以，我也真的非常受打击」
　这些行为并不是为了抑制感情，而是因为物理上的原因。
「我一直把他当成挚友。但是，却被他否定了」
　因为现在的雪菜，有比感情更需要抑制的部分。
「但是，这毕竟完全是我的错。所以已经无法回头了」
　她必须要止住自己生理上的冲动。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那家伙，对小木曾，是如此的…」
「………对不起」
「哎…」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疼了。
「虽然这不是道歉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说对不起」
　她全身都感受到了春希那太过于自我中心的独占欲…
　自己的情欲已经几乎要从体内溢出了。
「…你不要再这样了啊，抬起头吧」
「………」
　在咖啡厅靠窗的座位，对面而坐的男女两人。
　从刚才开始，女孩子就一直深深地低着头。
　那种就像外遇被发现了一样的情景，让周围客人的视线都理所当然地聚集了过来。
「这其实不是小木曾该道歉的事情啊…」
「不，是我不对」
　但是，雪菜却连他们那讶异的视线也堂堂正正地接受。
「春希之所以会对你做出那么过分的事情，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小木曾…」
「是我让春希君做出了那么愚蠢的事情」
　－－错的是我，都是因为本来属于他的我，却被别的男人告白了。
　　对，因为我是属于他的，所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原谅。

　雪菜现在姿态太过于自豪，简直让人完全感觉不到道歉的意思。
「所以，我道歉也是应该的吧？」
「如果你能通过担起这份责任，而让自己的得到喜悦的话，我倒是不介意」
　。
「………真的，对不起啊？」
　雪菜终于抬起了头。
　她稍稍低着头、翻眼朝我望着，看起来有些淘气，但又无比的可爱…
　而挂在她脸上的，则是三年前的那种无比可爱的，小恶魔般的笑容。
「真是败给你了…」
　那份笑容，比起二月的那天晚上，更让友近不知所措。
　他深刻体会到了，自己以往还是低估了雪菜的魅力。
　不，从大学才开始认识她的人肯定谁都不知道的。
　“那个”小木曾雪菜，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种小恶魔般让人无法抗拒的可爱。
　但是，那却是只有在她对特定的某人流露出爱恋时才会表现出的魅力…
　对于自己来说，那只是如同沙漠之中的海市蜃楼一般，永远无法触及的存在。
「我…真是个笨蛋啊」
　听到高跟鞋轻轻踏在地上发出的咔嚓声，雪菜慌忙地抬起了脚后跟，确认着高跟鞋是否有损。
　在她脚上穿着的，是上个月弄坏了以后刚修好的鞋子。
　在附近常去的鞋店里，花了一千日元修好的那双鞋子，虽然材料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但是那和以前一样的舒适感依然在支撑着雪菜全身。
　和友近道别以后，从咖啡店徒步回家只需十分钟。
　…但是从那之后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雪菜才终于在自家附近散步绕圈完了之后才踏上归路。
　期间，她时而自嘲，时而反省，但大多时间里，她都是一边窃笑着，一边缓慢地迈出步子。
　在道别之前，友近对雪菜说了『有希望的话我想和春希和好』。
　然后雪菜微笑着答道『你加油吧』，然后迅速地转身离去了。
　…说不定，他是希望自己能给他提供和好的机会，自己却干脆地无视了。

　－－对不起。
　　我，是个很过分的女人。
　　性格实在太扭曲了。
　　…因为春希君的错，变成这样的。

『…我终于体会到了，只要跟北原君说话，自己的性格就会逐渐被扭曲了』
　三年前，雪菜还称呼春希为“北原君”，春希还称呼雪菜为“小木曾”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话，现在回想起来是那么的怀念。
　那个时候，自己不讲道理闹别扭的样子，连现在的自己也只能一边苦笑一边自嘲说『连我都觉得自己可爱了』。
　－－因为，你们的友谊已经不如从前了，这件事让我很高兴。
　　春希君因为我而误入歧途了，这件事让我很高兴。

　浮现在以可爱的表情苦笑着的雪菜脑中的这些话语，如果被不怎么了解她的人听到了的话，他们肯定会因为如此阴暗的想法而战栗。

　－－春希君，使用暴力了。
　　他做出了他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
　　…是因为我的缘故。
　　是因为我，让他迷失了自我。

也许，雪菜是真的有当偶像的才智。
因为，现在的她无论面对谁都能露出笑容。
能够做出发自内心的业务微笑来应对。
…即使在她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把那些人当一回事。
即使她的心里，只在想着那并不在场的唯一。

——能够让他疯狂的…
能够让他踏上歧途的，只有我。
只有我，和和纱…
所以，我也被选中了。
被他当作特别的人了。
那已经不再是“小木曾家的雪菜妹子”了。
真正的雪菜，本应是一个被父母的爱情所孕育的，直率的，温柔的，祈祷着所有人都能幸福的好孩子。

——也许他并不爱我。也许他其实是讨厌我的。
但是，他无法对我漠不关心。

但是，雪菜已经想清楚了，『即使现在很过分，也没问题』。
即使会伤害到别人，也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虽然这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只能这么做了。
——我真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啊…
这样，我就和你没什么区别了啊，和纱…

因为，无论是为所有人祈祷幸福。
还是为周围的人祈祷幸福。
…或是为三人祈祷幸福。

——开玩笑的…你生气了？　和纱。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说错了哦？
因为我们两人，都已经到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地步了啊。
这些，都是在与喜欢的人结合，
被爱充满内心之后，
才能第一次发自内心祈祷的愿望…

——呐，春希君…

雪菜仰望着天空，继续向前走着。
那是已经不会再有雪花飘落的，温暖的微风吹过的夜空。
她只是为了不让眼中流出多余的东西，而抬起了头。
——他是一直都让我痛苦的，过分的人。
但是，他却不允许别人让我痛苦。
他是一直都无法接受我的，胆小的人。
但是，他却把我当成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对待。

——先把话说明白了，我可是很受欢迎的哦？
想接近我的男人，可是大有人在的哦？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耿直，却又花心的你。
…不，就是这样一个，本应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你。
一直发自内心地，爱着一个不是我的女孩子的你。
那样的你，却依然将我紧握在手中，不愿意放弃…
这个时候，雪菜终于发现了，她最讨厌春希的一点。
…那就是，他明明在拼命地让自己讨厌我，却在最后将一切努力都毁掉了，这一点，让雪菜喜欢得不能自拔。

那一夜，雪菜时隔数月再次犒劳自己。
咬着床单，压制着几乎要从嗓子里透出来的声音，将自己的身体蹂躏到极限。
一只手把乳头掐得陷了下去，另一只手则在体内快速的搅拌着。
从下身溢出的汁液溅了一床，脚尖猛地一下绷紧起来。
雪菜不顾双腿的麻痹、全身的痉挛，一次次的将自己推向高潮…

终章　传达不到的声音

五月，长假过后第一天。
换言之，次日。

「啊，早上好啊，依绪，武也君」
「………」
「………」
「…怎么了？」
「没啥，只是被你吓傻了」
「现在都几点了还说早上好…你这时间感真是…」
「啊，啊哈哈…」

　…然后现在是十二点二十分。
「今天只有上午的课吧？」
「也就是说，现在都放学了诶」
「啊，啊哈哈哈哈…」
　雪菜在校门口遇见这两人，便是很好的证据。
　正要出校门的两人，和正要进校门的雪菜撞了个正着。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啊。几点睡的？」
「我、我只是放假放太久了还没适应过来啦。最、最近完全昼夜颠倒了呢！」
　怎么可能告诉他们。
　昨晚自慰过度结果累得睡过头了什么的…
「不过雪菜，你脸上可是写满了舒畅哦」
「诶！？不，不会吧，难道被发现了…？」
「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放长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开心事吗？」
「啊～长假的时候啊！　嗯嗯，整天睡觉啊，从早上睡到晚上呢！」
「给您跪下了，您这个校园偶像能别这么毁自己形象么…」
「我们的话倒还好，要是让其他家伙听去了搞不会传网上去哦？」
「啊哈哈，说的是呢，啊哈哈哈哈」
　因为昨晚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没脸见人的雪菜，即使听到他们两人那十分普通平常的问题，也会往各种方面进行奇怪的联想，最后导致她内心异常激动，却还是只能敷衍作答。
　但是，能够像这样让自己激动起来，也就意味着…
「…哎，算啦」
「嗯…就这样吧」
「…哎～总感觉有点随便呢」
　雪菜，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些包袱。
　虽然步幅也许很小，但是自己已经确确实实地向前进了一步。
「要不现在我们三个一起去吃饭？」
「好建议！　我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呢」
「这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这时候才起来」
　对于自从三年前就自称是挚友的这两人来说，从雪菜的表现看出她这一点心境的变化是小菜一碟。
「那就走吧…虽然已经过了特惠早餐的时间了」
「那就去Ｙｏｎｅｔａ咖啡店吧？　那里可以毫无顾虑地一直坐下去哦」
「我只求你不要点那个豆沙的…」
　于是在得出结论以后，步幅很大的武也和脚步迅速的依绪又开始抢着走在最前面，导致这移动过程始终不能成为轻松的散步。
　而无论春希在不在场都会维持自己步调的雪菜，则不急不忙地跟在他们后面，一边畅想着接下来的午餐时间该聊什么话题。
　比如，昨晚友近所说的事情，有多少是可以告诉他们的。
　比如，春希依然还是那个春希，没有改变。
　又比如，他稍微做了一些出乎自己意料的事情。
　所以，自己也许也可以稍微花痴一下。
　或者，告诉他们春希并没有选友近，而是选了武也当作自己唯一的挚友。
　如果把这话说给武也听了的话，他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样的话，接下来的午餐时间肯定会很有趣的。
　但是如果他显得比自己还高兴，那自己反倒会有些失落了…

　－－即使心怀着无法传达的恋爱…

「！」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这一段旋律几乎要脱口而出。
　但是，在出口的瞬间又烟消云散。
　所以，到头来，包括雪菜自己在内，谁都没有听到…
「刚才的是…」
　这是一到冬天就会在校园里流传的旋律。
　但是，这也是这两年间，一直都无法从自己口中流淌而出的旋律。
　这是自己一直没有唱过的歌。
　是自己不想唱的歌。
　可能，也是自己无法再唱的歌。
　但是，这也是因为自己现在那稍微有些高兴，就差点脱口而出的歌…
　－－呐，春希君。

　所以雪菜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学校正门。
　准确的说，是看着进门以后北边的三号馆的方向。

　－－呐，春希君。
　　我果然还是喜欢唱歌的。
　　我果然还是喜欢…………。

　这些，大概也是对着可能在那里的思念之人所说的。
　－－我其实还想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歌唱。
　　其实，我也想要得到回报。

「喂～，雪菜啊～！」
「你在磨蹭些什么啊，快走啊～！」

「啊，来了～，稍微等等我～！」
　雪菜奔跑了起来。
　步幅，比这两年间的自己大了许多。
　――所以，我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啊…
　　思念之情，一定能传达到的。
　　即使我们的羁绊曾经切断过一次。
　　但是，只要他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的话。
　　然后，我的思念也依然没有改变的话…

　雪菜，奔跑了起来。
　一边控制着自己躁动的内心，一边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前进着。
　――但是现在，我还无法歌唱。
　　因为现在，我大概还无法得到回报。
　　但是，总有一天，我想让自己的思念，随着歌声一起解放。
　　所以，下次我唱歌的时候，就是唱给他听的时候。
　　就是…追求他的时候。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

（全文完）
